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十四目錄　外編

前言

往行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十四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禮部三

選舉

前言

桂彥良曰古之俊才或隱於耕釣版築或出於商賈屠酤皆足以興邦而名世非一端所取也故書曰立賢無方旁求俊乂今於秀才等項悉已舉而用之若軍伍謫戍農圃醫卜或以微罪困於里閭者豈無其人宜令有司盡心求訪果有才器出羣學識超衆者則舉薦之開其自新之路許其孝忠竭力則庶可得其奇才異能之士拔十得一自當千百人之用矣

丘濬曰我祖宗用人於科目歲貢之外別有賢良方正才識兼茂經明行修諸科下至富戶老人亦在所用之列蓋以天下之大人各有能有

不能故以此待之使咸盡所用而無遺也近日用事者乃盡去之而專用科貢二途甚非祖宗之意也愚願復舊制諸科以收拾天下之遺才庶幾國家收得人之效

霍韜曰國初用人薦舉爲重貢舉次之科舉爲輕今則科舉爲重貢舉次之薦舉不行矣故有行同盜跖心劣商賈者能染翰爲文自隸仕籍此士風之所以益偷也

葉居升曰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太學曰俊士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成周得人爲盛今使天下郡邑生員考於禮部升於太學使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選舉之陋而上法成周之制矣然而郡生員升於太學或未數月遽選入官者間亦有之臣恐此輩未諳時政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道德化上乖國政下困黎民雖曰國家養育之仁然世間奇才罕有如顏回耿弇鄧禹者固不可拘於常法雖賈誼之才漢朝以年少難任委之開國以

來選舉秀才不爲不多選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之賢者寧有幾人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

胡行恭字民敬泰和人故善里中刑部郎周尙化周砥節剛廉乃獨推重行恭一日貽書議及詔旨裁抑生員可否行恭報書至再極陳其不可狀且曰裁抑之說起於青衿之子請謁公事假私蹊以備員名此固流弊之甚僕則以爲周士之貴秦士之賤皆有由來非可以一二罪士也夫欲導爲射示人操矢欲導爲御示人執轡今盡以科舉而督實行是猶誨射而示轡誨御而示矢也豈可值乎故科舉之外必行薦舉則篤行之風倡必坐舉主則憑私之路塞就有憸邪之人懷無狀之心者不得刺其間矣乃欲爲定額以抑之不亦後乎周得書嘆服且曰使薦舉法行則首詣公車舍行恭其誰耶

往行 終

科貢

前言

謝鐸曰歲貢一途近來提學等官類從姑息試廩之初不以勢聽則以賄行不以濟貧則以優老及其來貢之際又聽其自乞願授教職往往名爲陞考而實則虛文上下相蒙迄無可否而歲貢之法益壞矣宜勑禮部將歲貢生員願授教職者先送翰林院國子監按月考試期年之間其果通三場者方許陞考授以職事庶幾前弊稍革而教官亦不至甚濫矣

洪武初天下學校養士歲貢一人後三歲貢一人通計三歲不過一千餘人後設舉人科進士科每省多不過四十人進士多不過百人取士之數足當任官之數而又罷黜者多久任者少是以人才常不足用科貢之外又有人才之選自後人才雖稍充積然待選吏部者三月之外亦皆選除今各部歷事監生三月之外考勤上選舊法猶存也但因歷年開科加以納粟事例監生積累至數萬餘人考勤後一年餘仍留在部及放回聽選必有十四五年方得挨次取選往往衰頹遲暮之人方入仕途是以吏治不精民不得所若取士貴精而不貴多及旣用之後

賢者久任不賢者速去使百司庶府盡皆得人民生有不安天下有不治者未之信也又科貢二途未必能盡網羅眞才如黃福以貢士楊士奇以儒士胡儼以舉人是以進士未必皆優於舉人舉人未必皆優於貢士進士舉人貢士之外未必無奇才異能之士惟試之以事而後可見貴乎能察識而超拔之斯能盡一世人才之用而科目之選並行不悖矣

王公恕嘗問蔡公清曰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蔡公曰是固有由也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本未盡其道下之人又幸際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如生而少知章句訓詁人便舉而進之學宮矣未幾作經義甫成篇便得補廩以爲當然矣又未幾作三場文字纔可讀便迫迫期中舉中進士矣一中進士則官已到手或無暇于學或自以爲無用之學矣其仕而能學者無幾且又有過時扞格之患蓋識見既淺踐履必薄規爲必粗非所謂俟其熟而食之者也況自幼入小學而其所學多非學做人之實事人才之不如古者以此王公曰然吾兒承裕今年二十

三已中舉然吾未欲其急于仕且令靜覽羣書簡閱世務冀他日實用耳

王得春疏曰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故網羅天下俊傑以布列于庶位者惟貴得其人而已不必拘拘于資格之限也近奉新詔以舉人絕望于九卿歲貢不得爲方面首諭吏部毋拘三途大哉皇言所以飭吏治作士風者信莫踰於此矣但舉人之中年資壯茂志向高遠者儘有其人久緣在上者期待甚輕遂消沮自棄今遇皇上旁招俊乂破格超擢必有倜儻非常之才奮發而興起者矣至于貢行非敢謂其獨劣也蓋緣埋沉歲月壯心已隳雖欲建功立業恆苦于日暮途窮此所以終難于策勵耳臣請勑下該部查復先年選貢之例每歲與正貢並行然行選貢又先于愼選提學雖有員缺必多方博訪不分內外拔其華實並茂而非徒以道學欺世盜名者簡居是任諭令校士之時不以一毫狥己狥人之私得以參乎其間惟取其年力之強健也行誼之雅飭也學術之純正也儀度之端嚴也然後舉而升之於國及試之大廷果能兼此

四長則從而奮庸之否者先黜其人仍查係某提學所取亦坐以不明不公之罪庶幾貢薦之士皆得以及時甄錄賢能彙征可以備三途之用可以預兩司之擢而浚明亮采之事功亦從此致矣

葉向高曰自漢史傳儒林范曄因之後益以文苑獨行若判文行與儒而三之然則其所謂儒者僅僅訓詁經義無所發明於操修而所謂文若行云者以屬辭弔詭取名耳于儒道無當也夫儒而不文不行安所稱儒即文與行矣而不得以儒者稱亦安足經世標格爲天下重哉此固范氏學術不明輕于立論之過亦或其時無有明經之儒質有文行足光述而作史者姑隨其所就而書之毋令泯泯云爾國家以經術求士學宮之秀林立蔚起拔其尤饒而薦之固宜文行彬彬爲世向慕而考其實詣或謬不然以程于范氏所紀儒林文苑獨行諸君子無一肖者遂使明經一途僅以優乎青衿之老而困苦者而其品日輕余爲之竊嘆焉

張居正曰提調學校固憲臣之責而羣居教習又在儒學教官顧近來

考貢之法太疎士之衰老貧困者始告授教職精力既倦於鼓舞學行又歉於模範優游苟祿潦倒窮途是朝廷以造士育才之官爲養老濟貧之地冗蠹甚矣今後凡廷試歲貢生員容臣等遵照先朝事例嚴加考試有不堪者盡法黜落提學官俱照例提問降調其願就教職者該部先行考閱有年力衰憊者即行揀退不准送試廷試學業荒疎不堪師表者發下該部驗其年力尚壯送監肄業以須再試如年力已衰不必發監遙授一職回籍榮身庶官無冗曠士有師模十年之後人才當不可勝用矣

張智字玄略順昌人洪武戊午以明經應薦初授夷陵州學正歷官國子監司業尚書趙勉言其學行高皇帝亦訪知其才可用智方以教授居憂服闋即其家超拜禮部試左侍郎即首言宜以書籍頒布北方學校議者以費財不便智正色曰使賢才彙征利益生民何惜此費衆大慙是時諸儒多有不稱任使者至攖顯僇上勑智等曰古之儒者務學以明體適用窮則忠信篤敬以淑諸人達則忠君愛國而澤被天下朕

自御宇以來擢用儒士布列百司思得人以稱其任而卒少見其效何
也良由師道不立故成材罕聞耳禮部宜以朕言諭天下俾凡爲儒者
必恪遵古先聖賢之道以修己敎人毋徒尙文藝云智請首行于太學
從之智尋奏言歲貢生員舊制中式者送國子監不中者罰有司停學
官俸生員罰爲吏今不中者遣還讀書有司敎官罰如故是生員不率
敎者無所勸懲也上乃命更定其制不中者有司任及三年論如例二
年者停俸半年一年者停俸三月學官不分久近罰如例生員廩食五
年者爲吏不及者遣歸讀書次年復不中者雖未及五年亦罰爲吏

往行 闕

科塲

前言

丘濬曰自洪武甲子定爲三歲一開科至是三十餘科矣科塲條貫日
增日密一切病弊盡革無餘惟程式之文章進用之人才似乎有愧於
前者雖氣運之使然習俗之流弊然不可不知其故也祖宗時其所試

題目皆取經書中大道理大制度關係人倫治道者然後出以爲題當是題目無甚多故士子專用心於其大且要者其用功有倫序又得以餘力旁及於他經及諸子史主司亦易於考校非三塲匀稱者不取近年以來典文者設心欲窘舉子以所不知用顯己能其初塲出經書題往往深求隱僻強裁句讀破碎經文於所不當連而連不當斷而斷遂使學者無所據依施功於所不必施之地顧於綱領體要處反忽畧焉以此初塲題目數倍於前學者竭精神窮日月有所不能給故於策塲所謂古人制度前代治蹟當世要務有不暇致力焉者甚至登名前列者亦或有不知史冊名目朝代前後字畫偏旁者可嘆也已學憲臣之小試其所至出題尤爲瑣碎用是經書題目煩多學者資稟有限工夫不能徧及此策學所以幾廢而科舉所得罕博古通今之士也謹按科塲舊例分簾內外以革絕交通之弊自簾以內考試官主之自簾以外監試官主之而提調官則兼總內外焉然惟蒞其事耳而取人刻文皆不得預所以用巡按御史爲監臨官特以糾察其不如法者耳今宜敕

有司凡科塲條式必復祖宗之舊所命題以光明正大切於人情物理關於彝倫治道者小錄所刻之文謂之程文特錄出爲士子程式也非用是以獻上也文有可爲程式者則刻無則否或多或寡不必齊同不許代舉子作如有欠缺繁冗稍加筆削可也更加申嚴簾內簾外之限不許通融出入三日一宴之禮惟送酒殽不必宴會考試官閱卷去取既定先將所取中卷用其字號編定名第一樣三本封號印記其一留以自備其二以授提調監臨官至期比硃墨卷相同然後拆號各照所編定號塡榜不許更易又於各經各存備卷三五卷如所取卷有參錯即隨經用所備卷依次補之如此庶幾科塲少弊可以得人而復祖宗之舊矣

張寧曰大學士陳循王文職居輔弼任重經綸所當正己正人爲上爲下而乃以子之故紛章疊奏煩瀆聖明祇爲私謀不恤國體大臣之道果安在乎宋范質爲相從子求奏遷秩質作詩戒之曰爾曹當憫我勿使增罪累比之陳循賢否何如也韓億爲相其子維舉進士不就廷試

兼以父任執政爲避比之王文高下何如也沈文通登進士第一馮京第二時以貴胄不可先寒畯乃進京而退文通比今文卷已落而求與中卷比對者得失何如也世之庸人愚婦亦不談子之德有所知則歸過而反責之豈有身爲大臣元宰公然爲其子暴才稱屈於朝廷之上哉即使有才而屈猶不可也况無實之爭何以服天下且今歲順天府就試者一千八百餘名而中式者僅一百三十五名劉儼等借使考試未精則其間遺漏者亦未止王倫陳瑛而已若一槩授例求進拒之則情偏從之則弊起是陳循等一舉而壞科目之制矣仰惟陛下優禮大臣准令會試恩已極矣而循等乃欲將劉儼等問罪以文其奸循等假公濟私要君挾下今情狀自敗罪犯已彰乞將循等執送法司明正其罪罷歸田里王倫陳瑛仍照不中生員事例一體發回原籍讀書下科各就本處應試則科目有定制遠近無異法人不可苟求而真才斯出矣

董玘曰宋儒朱熹嘗推易之理以觀人謂凡陽之類必明明則易知凡

陰之類必暗暗則難測故其人之光明正大疎暢洞達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澳涊詭怪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觀人之法固無要於此者愚以爲考之於言也亦然嘗試觀古人之文凡所謂君子者其爲言也有弗明白正大而暢達者乎其或反是則澳涊詭怪閃倏狡獪之情狀形之乎文亦自有不可掩者使司校者執是說而求之其於因言以知人也亦何難之有

古穰先生曰嘗怪前元博雅之士朝野甚多以爲時運如此及觀取士之法用賦乃知所謂博雅者上之使然也今幸革之盡抑詞章之習專欲明經致用意固善矣竊謂作賦非博雅不能而經義策論拘於正義雖不博雅可也試於二塲中仍添一賦不十數年士不博雅者吾未之信也

何孟春曰朱平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產三年伎成而無所用其巧也伯樂教其憎者相千里馬教其愛者相駑馬以千里馬世一有其利小駑馬多其利多也然則爲學者其可恃絕藝乎教人者其專在

上品乎亦曰期於適用而已

王鏊曰國家設科取士之法眞可謂正矣密矣先之經義以觀窮理之學次之論表以觀博古之學終之策問以觀時務之學士誠窮理也博古也識時務也尙復何求然行之百五十年宜得其人超軼前代卒未聞有如古之豪杰者出於其間而文詞終有愧于古雖人才高下係于時然亦科目之制爲之也夫科目之設天下之士羣趨而奔向之上意所向風俗隨之人才之高下士風之醇漓率由是出三代取士之法吾未暇論唐宋以來科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即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當時二科並行而進士得人爲盛名臣將相皆是焉出則明經雖近正而士之拙者則爲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於浮艷而士之高明者多尙之謂之進士詩賦雖浮艷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百家蓋非詩賦之得人而博古之爲益於治也至宋王安石爲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以經義論策取士可謂一掃歷代之陋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外謂非己專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蓋不過當

時明經一科耳後安石言初意驅學究爲進士不意驅進士爲學究蓋安石亦自悔之矣今科塲雖兼策論而百年之間主司所重惟在經義士子所習亦惟經義以爲經義既通則策論可無竢乎習矣近來頗尚策論而士習既成亦難猝變夫古之通經者通其意焉耳今也割裂裝綴穿鑿支離以希合主司之求窮年畢力莫有底止僥得科目棄如弁髦始欲從事于學而精神竭矣不能復有進矣人才之不如古其實由此也然則進士之科可無易乎曰科不俟易也經義取士其學正矣其義精矣所恨者其途稍狹不能盡天下之才耳愚欲於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類必兼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乃得預焉有官無官皆得應之其甲授翰林次科道次部屬而有官者則遞陞焉如此則天下之士皆將奮爭於學雖有官者亦翹然有興起之心無復專經之陋矣或曰今士子一經俱不能精如餘經何夫制科以待非常之士也以科目收天下士以制科收非常之才如此而後天下無遺才故曰科不俟易也

隆慶庚午應天鄉試錄序曰聖祖開科取士制監于前代罷博學宏詞詩賦諸科以爲虛文不足以得士而純用經術于其時制錄所錄率沉浸經旨意顯語質如太羹玄酒疏越朱絃味若音固有不盡者存也漸涵百餘年以迄弘治正德之間質文並茂發奧術之英華含精光于渾厚郁郁彬彬盛矣夷考其人多嚅咀道眞敦行彝敎淹貫深而蘊蓄厚故其發爲文詞則美文詞隨所任使則勝任使如此而謂經術取士勝於博學宏詞詩賦諸科也不亶其然乎顧文勝之極其勢必至於沒質其間豪傑之士以明道立言自許者固有而溺於記誦狥枝葉而忘本根者尤往往見之甚者崇飾詖淫蹈略踐履雖正文體端士習之德意屢廑而黌校之陋風猶故也夫康莊坦夷而人爭趨徑者貪其捷也正學淵源而士爭剿說者利其便也彼博學宏詞詩賦誠虛文由後世觀之猶不失爲學之博也詞之宏也詩詩而賦賦也今日且藏帚視之後世謂何

管志道曰取士之流弊大略有三試錄假士子之文一也監試奪內簾

之事二也按臣侵提學之權三也夫鄉會試錄士子中式之文以呈御覽今則錄所刻與硃墨卷絕不相合皆考試官爲之者惟會以翰林科部充同考試官尚能以閱卷餘功分任文字之役不至誤事至於兩畿試錄則非同考試官所能爲而俱出於主考二人之手其精神大半爲前後敍及程文所奪矣豈能復專功於掄文哉若十三省之試錄則既不出於士子又不出於考試官皆監臨御史委官代作使主試事其分考仍用年青教職偶缺權以府佐縣正官代之惟雲貴川廣五省去京師甚遠差官未便則宜就近鄰省藩臬中擇一稍有學問者勑令遄往速歸並不使外簾與校文之役庶兩畿各省事體歸一矣此其所當核者也

孫鑛曰余甲戌赴公車見諫垣疏有云士子習番經甚訝之然于時未有奇也邇來禁愈煩奇乃愈出侏儺已半錯其故何哉塗說曰頃者主上正服色有持具帶入都者曰五十金不賣暮五金而售何者賤生于無所用今所錄者反所禁誰其信之雖然是有解焉記曰瑕不掩瑜今

下求玉之令曰謹察其瑕一以和氏之璧來而微有瑕一以碔砆來而無瑕則收者必有瑕者矣因以號于天下曰玉工好瑕非也今春官有嚴令首曰背傳註然昔直指按毘陵以屢空條試士求一守朱義而文辭工者卒無有不得已則仍首背朱者蓋守告余如此揖馮公而遇客如故豈知初之欲唾其面哉

于慎行曰賈似道欲制服士心乃請置士籍開其鄉里姓名年甲三代妻室令鄉鄰結勘於科舉條款無礙方許納卷此近代保結搜檢之法所由昉也古之取士待之以禮不甚防之以法而士知自重敦尚廉耻其後法網日密防禁日嚴而無耻嗜進之徒益以不肖之心應之雖欲寬其餘且亦不可得矣宋臣之法不得不詳矣然後宗之三言遺意以信讓之化養其廉耻未必不收得士之効也

又曰宋雍熙二年始有臚唱之制即梁灝及第之歲也是科得進士百七十九人而宰相李昉之子宗諤呂蒙正之弟蒙亨試皆入等太宗曰此皆勢家與孤寒並進縱以藝升人亦謂朕有私遂皆罷之太宗不以

其黨羣起一鬨不以其黨羣名則無反心為巨逆甚擯斥之言方殷
結以求一第之榮而朝紳之指目至於百口交攻波及株累亦若太甚
焉總之非太平之象矣

馮公琦疏略曰頃者皇上納都給事中張問達之言正李贄惑世誣民
之罪盡焚其所著書其於崇正闢邪甚盛舉也臣竊惟春秋大一統統
者統於人也統於聖眞則百家諸子無敢抗焉統於王制則卿大夫士
庶無敢異焉國家以經術取士自五經四書性鑑正史而外不列於學
宮不用以課士而經書傳註又以宋儒所訂者爲準蓋卽古人罷黜百
家獨尊孔氏之旨此所謂聖眞此所謂王制也自人文向盛士習寖漓
始而厭薄平常稍趨纖靡纖靡不已漸騖新奇新奇不已漸趨詭僻始
猶附諸子以立幟今且尊二氏以操戈背棄孔孟非毀朱註惟南華西
竺之語是宗是競以實爲空以空爲實以名教爲桎梏以紀綱爲贅疣
以放言恣論爲神奇以蕩棄行檢掃滅是非廉恥爲廣大取佛經言心
性略相近者竄入於聖言取聖言有空字無字者強同於禪教笙乎聖

經果如此解乎士子制義以聖人口氣傳聖人之神耳聖人之世曾有此語意否乎夫學宮所列至要亦至詳童而習之白首未必能窮世間寧有經史不能讀而於經史之外博極羣書之理棄本業之精髓拾遺敎之殘膏譬如以中華之音雜魋結之語語音既爲踳駁論文又不成章世道濱於狂瀾經學幾爲榛莽部科交列其弊明旨申飭再三而竟未能廓然一大變其習者何也解書或用註疏或不用註疏則趨向不一也掄文或正體而取平典或憐才而取奇儁則鑑裁不一也同是違制而或參或不參則法令不一也同是被參而或以爲當處或以爲可以無處則議論不一也士有不一之趨向取士有不一之鑑裁而又以不一之議論行不一之法令政體且有二三士習何由歸一即如燒燬異說去年亦奉有明旨督學而下何曾禁止一處燒燬一書等經學於弁髦得詔書而掛壁如此即朝廷之上三令五申亦復何益臣請一取裁前聖人之言天子之制而定爲畫一之法士子授受當先明經術講書行文以遵守宋儒傳註爲主二三塲以淹貫性鑑正史爲主其有決

裂聖言背違王制援儒入墨推墨附儒一切坊間新說曲議皆令地方官雜燒之各該提學官員仍具文報部要見黜過險陂邪妄之士幾人焚過離經叛道之書幾部生員引用佛書一句者廩生停廩餼一月增附不許幫補三句以外酌量降黜考過試卷前五名以原卷解部如有違式過多者照題准歲貢不堪三名以上事例議罰敢有抗違不解卷赴部者定行參降兩京各省鄉試錄及中式墨卷亦以聖經王制爲準背聖經王制則參不背則否士子有引用佛書兩句以上者停勒一科不許會試多者斥革各解卷到部劄委司官評隲送科覆閱各以虛心平心從公從實互相參較不得遠近異法輕重異處致有後言事關考試官提學官違式之大者具疏參究其應停應降生員徑行提學官處治至前文章之體裁士子之條格容臣等細思參酌再行題請

魏允貞曰太祖高皇帝時開榜多南士考官劉三吾伏法世祖肅皇帝時輔臣翟鑾二子登第革職爲民罷諸考官此非過防也進一權門妨一寒士得一匪人失一眞才勢不得不然也頃歲居正欺陛下冲齡專

權擅政厭薄䕃典垂涎制科考試等官窺矙意向全塲題目或自擬呈
覽或領敎擬成居正諸子得倩人代作入塲監試官又加意謄硃分别
式様以授主司圈點批評列置首卷後先及第海內士人無不憤歎以
爲二百年科舉之制奈何壞自今始天誘聖衷正罪逆保追連居正復
該南京科臣阮子孝疏論奉旨張懋修等併從籍有闕文科舉天下之公
大臣庶僚之表科舉而私何事爲公大臣而私何人能公其流之弊至
今未已若謂事機偶値原出無心肅莊兩朝五十餘年世科寥寥陛下
臨御甫及十有一年蝟集蠅附不可勝數豈彼時大臣子皆不才父皆
失敎今日庭訓淵源家驥人璧若斯乎臣未敢以爲信也貴者旣以勢
脇富者必以利要師保公卿之子尚有限而錢虜賈豎之家買題買名
不知其所終矣今臨軒有期請陛下申飭前言讀卷官務各秉公竭明
爲國掄才敢有謬襲成套結知權門受請富室如丁庚故事者許科道
官指實具奏又請輔臣子弟中式者如張申徵申用懋其廷試讀卷比
照內外官引嫌迴避事例俱以卑者避尊者不得以大臣避子弟蓋學

士之充讀卷官與禮部之充貢舉官皆登進人才關係職掌非如監試同考出自臨時可甲可乙自居正外託迴避之名而內擅擬題之柄丁丑榜眼庚辰狀元皆出其家惟此之故所當亟爲更正者也其有懷才抱志堪及第中秘者退任以後聽從自便杜倖門進眞才光盛典將復見於今矣

錢一本曰請見在執政自今特著爲令但許以蔭入官其有已中式而被人指摘者亟請除名改除應蔭官秩入官之後又與見從仕籍者暫還里居屏跡公門勿蹈世蕃懋修之故轍俟父致政之日然後徐議進止留餘祿以還朝廷留科目以讓天下寒畯之士俾公卿與形卓然自今樹立始夫非千古之一大快乎不然犬馬報主之心終不勝其牛馬子孫之計或能彌縫於在任終必決裂於去日雖辭權與奸之名難逃鄙與具之議智者宜有以自處矣

禮部尚書沈鯉題爲士風隨文體一壞懇乞聖明嚴禁約以正人心事儀制淸吏司案呈照得近年以來科塲文字漸趨奇詭而坊間所刻及

各處士子之所肄習者更益怪異不經致誤初學轉相視効及今不爲
嚴禁恐益灌漬人心浸尋世道其害甚于洪水甚于異端蓋人惟一心
方其科舉之時既可用之以詭遇獲禽逮其機括已熟服役在官苟可
得志何所不爲是其所壞者不止文體一節而亦于世道人心大有關
係相應題請申飭以遏狂瀾等因案呈到部臣等看得言者心之聲而
文者言之華也其心坦夷者其文必平正典實其心光明者其文必通
達爽暢其不然者反是是文章之有驗於性術也如此唐初尚靡麗而
士趨浮薄宋初尚鉤棘而人習險譎是文章之有關於世教也又如此
洪武二年詔頒取士條格五經義限五百字以上四書義限三百字以
上諭亦如之策限一千字以上惟務眞述不尚文藻仁宗朝諭廷輔奏
准科目取士務求文辭典雅議論切實者進之憲宗論詹事黎淳曰出
題刊文務依經按傳文理純正者爲式故今鄉會試進呈錄文必曰中
式則典雅切實文理純正者祖宗之式也今士子之爲文式乎不式乎
自臣等初習舉業見有用六經語者其後以六經爲濫套而引用左傳

國語矣又數年以左國爲常談而引用史記漢書矣史記窮而用六子六子窮而用百家甚至取佛經道藏摘其句法口語而用之鑿朴散純離經叛道文章之流弊至是極矣乃文體則恥循矩矱喜創新格以清虛不實講爲妙以艱澁不可讀爲工用眼底不常見之字謂爲博聞道人間不必有之言謂爲玄解苟奇矣理不必通苟新矣題不必合斷聖賢語脈以就己之鋪敍出自己意見以亂道之經常及一一細與詳明則語語都無深識白日青天之下爲杳冥魍魎之談此世間一怪異事也夫出險僻奇怪之言而謂其爲正大光明之士作玄虛浮蔓之語而謂其爲典雅篤實之人可乎如謂人自人而言自言也則以文取士者獨以其文而已乎抑孟子之所謂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者豈無稽之言乎臣等不以文爲重而爲世道人心計心竊憂之嘗謂古今書籍有益於身心治道如四書五經性理司馬光通鑑眞德秀大學衍義丘濬衍義補大明律會典文獻通考諸書已經頒行學宮及著在令甲皆諸生所宜講誦其間寒素之士不能徧讀者臣等不能強博雅之士涉獵羣

書者臣等不敢禁但使寫師所訓迪提學所課試鄉會試所舉進者非是不得旁及焉仍乞容臣等會同翰林院掌印官將弘治正德及嘉靖初年一二三塲中式文字取其純正典雅者或百餘篇或十數篇刊布學宮以爲準則使官司有所訓迪提學有所課試鄉會試所舉進者非是不得濫取焉除鄉會試已經臣等題奉欽依遇塲屋揭曉後各該提調官即中式硃卷盡數解部逐一參閱有犯前項禁約者隨即指名參奏外其各直省提調學官各持一方文衡手所高下人皆嚮風轉移士習尤爲緊切如使膠庠之所作養者皆務爲險僻奇怪之文而開科取士之時欲合乎平正通達之式臣等竊知其無是理也乃往時止於科舉年分稍一申飭其各省直小考則任其變亂程式置之不問是謂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也不可得已合無恭候命下容臣等咨都察院行兩直隸提學御史及該省巡按御史轉行各該提學憲臣務體朝廷德意相率以正文體端士習轉移世道爲己任而不以厭常喜新標奇覽異取快於口耳聲名爲諸士倡始平時訓諭師生惟將前項經書史籍

隨其所習攷覈講究務令貫通至於臨塲校閱品題高下則一以見今頒行文體爲式如復有前項險僻奇怪決裂繩尺及于經義之中引用莊列釋老等書句語者卽使文采可觀亦不得甄錄且摘其甚者痛加懲抑以示法程仍將考過所屬府州縣衛運司儒學生員原取優卷前五名或三名以上者歲終解部科舉年塲屋畢解部臣等逐一考驗不許另有謄改如有故違明旨沿襲前弊壞亂文體者定將提學官分別卷數多寡題請罰治本生行提學道黜退除名仍乞勅下吏部今後考課提調學校官員一視其能正文體與否以爲殿最其解部考卷容臣等閱畢咨送吏部一體考驗施行伏乞聖裁等因奉聖旨近來文體輕浮險怪大壞士習依擬着各該提學官痛革前弊仍將考取優卷送部稽查如有故違的汝部裏摘出開送內閣從重參治科塲後參閱硃墨卷節年題有定例今後也要着實舉行毋事空言欽此

又日六月內禮部覆禮科都給事中苗朝陽疏查得各省直同考先該南京禮部尚書姜寶議欲盡用有司已經本部題奉欽依酌量兼用今

該科猶恐試卷數多各經同考僅有數員窮日校閱易得潦草欲以本
省甲科有司選其學行俱優者易詩書各增二員春秋禮記各增一員
使得從容校閱相應依議但計各省應試人數多寡不等又或偶有一
經於彼獨多於此獨少亦頗難預定員數惟應總計塲中五經試卷酌
量增添取其適用而止如或偏遠省分偶乏科甲有司卽於鄉試中出
身一體選用但不可逐次增加啓濫觴之端閱卷完日主考二員卽將
各房落卷盡數取出會同各經房考互相搜檢拔其所遺呈之主考當
面裁定已畢通將取中試卷均分各經房考加以印記互相評品先是
同考官員雖有去取止用浮帖開具批語不可直書卷上令人先有成
心也前次題差京考之時亦令酌量道里遠近稍加餘日以備陰雨計
今各處凶荒道路梗塞似應更早數日以寬靡及之懷冒籍生儒先年
累奉明旨發行禁革今該大比之年本部已曾通行申飭去後茲據該
科連議猶恐人情易玩合候命下移咨都察院行各監臨御史各提學
嚴督所屬提調及儒學官將應試生儒逐一查覆保勘但有冒籍來歷

不明之人一概不准送考已在取中者即據實申報不准入試如有疎
略容隱或被人報訐或中後事發本生照例黜退教官併保勘鄰里人
等坐贓究問如律有司及提調官參奏罰治各該監臨御史先曾題奉
欽依科場已畢即查中式人等中間有無冒籍人等具奏一次今宜限
定本年十二月以前通行奏到如有場屋前後交代接管者俱宜一體
遵行本部於次年正月內通行各省巡按已未奏到緣由類題一次兩
畿額設三十名以待國學四方之士今該科欲照會試事例分南北卷
兼收人才不欲有所偏重其意甚善但既分南北必有中卷分析太多
恐屬煩瑣且歲貢入監者少而北方納粟人等多有意外于科名方一
塡榜之時不能取盈額數反爲難處不如仍舊爲便京考外官相見禮
節本部前次已會題准考官一至地方止許監臨御史一與相見以避
嫌疑此於初到禮儀已無可議矣鹿鳴盛典禮讓相先益無可議從此
以後館寓隔別不但六科吏部原有相見成規即在翰林各部平日亦
有出使於外者矣今既同奉差遣共事一方爲地主者不欲過有分別

以傷雅道亦以遵君命而重朝廷也及查會試入簾出簾二次宴主考官員雖有秩在尚書之下者坐次亦居其上所據鹿鳴等宴亦宜正考居中副考居左監臨居右乃見巡按御史為其地方題聘主考初意伏乞聖明裁定勅下臣等遵奉施行奉聖旨依擬行

朱國祚曰今天下之文競趨於奇矣夫文安所事奇為哉古聖賢所為文若典謨訓誥風雅禮樂之辭明白如日月正大如山嶽渾乎如大圭冲乎如太羹玄酒而其和乎雅暢如奏英韶於清廟明堂之上金石相宣宮商相應清濁高下莫不中節者也惡睹所為奇者哉彼為奇者其立意固薄簡易卑平淡將跨躍區宇超軼前人以文雄于時而不知其遊為病也抉隱宗玄雜取異端奇袤之說以恣其夸正學之謂何則理病務深深沓晦闇其辭令人三四讀不能通曉以是為深長之思則意病佶屈聱牙至不能以句若擊腐木濕鼓然則聲病決裂餖飣離而不屬澀而不貫則氣病習尚頗僻不軌于正途令大雅之風澌滅殆盡則又為世道病也而皆起于奇之好夫文安所事奇為哉彼將曰吾惡夫卑

卑者也吾惡夫弱而不振者也吾惡夫淺而無味者也而不知所謂文體者自非卑弱而淺之謂也明白正大渾如沖如和平而雅暢之謂也矯卑而務高之矯弱而務激之矯淺而務深之壞文體均耳抑又甚焉何者趨而之彼者第孤陋疑啓之人趨而之此者多聰明博洽之士彼之壞易知而此之壞易眩也是以君子主張世道秉握人文則惓惓于正文體正文體則莫若明示天下以所取舍使人望表而趨夫周鼎商彝之器貢于庭則淫巧之工棄矣黃鍾大呂之音作于堂則侏優之樂廢矣誠廣厲學官風以聖天子崇雅返淳德意令士必以通經學古爲高一切禁絕所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而專責于督學使者久其任而考成焉歲登士悉取大雅勿使奇詭者與其間而諸所錄以獻之務粹然一出之正明操進退賞罰之權以振刷之則天下士未有不翟然顧化竭蹶而從風者也昔昌黎氏以布衣起八代之衰歐陽子一持衡而化鉤棘爲平易化險怪爲渾厚而貞元嘉祐之文號稱至道者兩公之功爲多也嗟乎天下有兩公者則何憂文體之不正哉

李廷機曰今天子以文教提衡宇內枕經藉史家弦戶誦蓋彬彬盛矣顧惟臺閣諸鉅公哲匠主持雅道經緯國家文體稱正脈焉其他若縉紳家鞅掌簿書無事藝圃羣瑰意釣名多偃仰睥睨以夸世其文也亢厲而不淳鉛槧家屹屹經史獵取世資務雕琢鉤棘以希青紫其文也卑弱而鮮氣山林家餐霞巢雲遺世孤憤研究湖山魚鳥之奇以弔詭于世務蔑如也其文也憤惻而不經曠蕩而不適于用人各操觚家各摛藻騁籌策之辨則董賈比肩窮靡蔓之巧則屈宋接跡侈同異之軌則蘇張迭生夸紀載之盛則班馬齊壇殫推敲之奇則岑王李杜紛紛皆是雖充車聯駟莫可稱載而淫蛙混聽於文體均失矣夫文以理爲根本而借名異端託爲門戶非所以命理也以氣爲幹而斲削餖飣謂絕烟火非所以命氣也以意爲脈而構思廣漠細入無垠非所以命意也以辭爲枝葉而搜索躊戩巧至棘猴非所以命辭也噫無論文病也且及人心與世道蓋右之世世道淳龎人心朴茂故其文簡易闇然日章晚近之世世道澆漓人心狡僞其文亦因之艱深詭譎以希世取寵

賈名馳譽一切中正之軌弁髦視之矣嗚呼是文體所係豈淺鮮哉
王荁曰夫學者搜圖玄覽必折衷於六經今觀詩書所稱易禮所載述
政則紀注措爲文章談道則性靈闡爲議論歌詠發乎性情動容要諸
禮義大都載理成文信心敷藻以故懸諸日月與世罔極也嗣是而降
馬班雄漢韓柳起唐蘇曾跨宋罔不因才於己變體於時卽文非純白
亦染翰者之驪淵也我國初課士以文歸於實用詞不斵瑰而務適時
意不斵玄而在當理彬彬乎稱盛世之文矣曁成弘之降稍稍□陋近
代而還往古學者始靡然向風焉而於近日爲尤甚以徑遂非以語于
巧也而爭䆗喻以標奇以簡辨非以語於博也而爭繁縟以侈富以顯
著非以語于邃也而爭窔奧以極深以經常非以語于麗也而爭僻詭
以逞異蓋究其志意直欲與作者爲伍而責之實用顧出近代之下何
也競勝於奇而不務情理也愚竊謂其弊有六其反而正之也亦有六
夫範世訓俗必徵乎聖今者祖意於玄虛師心於頓覺俾釋老常與孔
孟爭塗埜不可也故返其弊莫若使之附聖以居宗選言建義必楷乎經

今者假寵於南華乞靈於鴻烈經淵卿之漓而葺其陋俾百家諸子與六籍並燿不可也故返其弊者莫若使之依經以作則文受命於心心受命於理今者執堅白異同之辨而不覩其歸侈移山跨海之談而不要其異斯其于理昧也故返之者莫若使之邃理而信心文以行遠非以駭世今者鑄意于不可測識之鄉而繪詞于無所經見之語斯其于思僻也故返之者莫若使之易辭以顯旨昔秦女嫁晉從文衣之媵晉人貴媵而賤女楚珠鬻鄭為薰桂之櫝鄭人買櫝而還珠何者未勝其本也今文之勝質也亦若是矣返之者莫若使之佩實而銜華工倕持不過尺而結摩空之構羲和度不過管而盡周天之形何者其規矩得也今之為文者鏤刻勝而規矩喪矣返之者莫若使之度體以定勢是數者持衡於上則刑端象指於下則化正能使文與三代比隆可矣奚啻近代哉抑人有言曰質之必趨於文也文之必趨於太也氣化之運其權懸乎天文之必救以質也質之必救以忠也則挽回世道之機不在天而在人故有八代之衰起之一人文學之體正之一時非勢極而

變也救之則然耳司文衡者留意焉

楊元祥曰昔人謂文章與時高下蓋不獨文因時也時亦因文焉文者心思之所構結而成也其文也而雅正之尙心亦浸而之雅正矣其文也而僻異之尙心亦浸而之僻異矣故愚以爲文體不可不正也謂其關人心也天下所爲操文柄者士耳而士各以其心之所向發爲政即斯世隆替基之矣故愚以爲文體不可不正也謂其關世運也蓋今之爲文斂者三而闒茸之徒不與焉大道之不通習異端不經之語逃之乎不可詰之域是謂以深掩才不足以創矩矱務采摭勝語以相矜嚴是謂以襲掩卑卑無以逾人乃竄取古文奇字點綴以爲工是謂以鏤掩智不足而後逃深世且以其深也而智之才不足而後襲故世且以其故也而才之工不足而後鏤辭世且以其鏤也而工之轉相倣傚久而益烈此不有以大易其尙則吾斯文之莫可復古也夫唐承六朝綺靡之習其文排故韓子起而正焉以歸于雅宋承五代軋茁之習其文險故歐陽子起而正焉以歸于則今儒生學子置韓歐于後乘乃反登

其所擯者以爲高則愚甚惑焉鄭聲不去雅樂不可得而復也故愚以爲欲正文體在袪敝習然而世之言袪敝習者輒以爲絕勿使進則已矣愚不謂然夫士不覩所錯觀所舉也夫文有眞才有怪才有凡才怪者之病眞固也抑其自負不屑與凡者伍今布令將怪是務去或不能察眞才而拔之誤以其凡者當焉彼跅弛之士亦安肯俯首效之哉拔之而誠眞才乎使跅弛之士玩之而蓋深步之而不可幾乃後心知其弗若也必改轍趨焉歐陽子惟得若曾若蘇者而拔之故天下靡然向風卽劉幾變正矣奈何世之襲歐于劉幾之黜而不務實得曾蘇也愚又以爲欲袪敝習在拔眞才夫才固難辨也才之有品也若玉石然玉未必其無瑕也然而自玉也石卽瑩無瑕固石耳不先察才品而較量於字句之間幾何其不以石先玉也愚又以爲欲得眞才在先定品執事將因文字之中逖然思所以維人心而扶世運則願于才品留意焉劉應秋曰聖人作經其垂諸後卒至于千萬世而不可磨滅者則何以故也彼其涵濡乎仁義之精游泳乎六藝之途含吐性靈發揮理奧不

求爲文而無不文也故曰虞夏之書渾渾商書灝灝周書噩噩夫學海之淵源世教之砥柱大都可識矣夫詞章日熾道義始蝕春秋戰國極閎肆之談兩漢得事理之辨雖不能上追三代然亦足爲後世法焉敝帚于魏晉濫觴于六朝決裂于唐宋華藻勝而理義之旨微蕪陋滋而爾雅之詞鮮迹其軌轍且不能步武兩漢矧上世乎乃至于今則又有深可慨者艷辭逞辨窮極瑰麗以駭里耳爲夸而已矣旁引不經過爲詭誕爲怪而已矣雕鏤刻畫棘喉澁吻以呈其工爲巧而已矣掇拾陳言以自粉飾而無當于理要爲冗而已矣數者之敝相尋不已而文體遂至決裂識者乃謂文之日趨于敝猶江河之趨海而不可復返斯亦過矣夫韓愈承八代之衰而奮志一變文辭遂復於古歐陽修目擊時弊力爲挽回而修詞之子彝然向風當今之時無二子故至此使其有二子也豈不可返澆薄而納之淳古哉顧所以返之者其道有六夫六經孔孟譬若布帛菽粟玩之有深味措之有實用今之操觚者盛稱引百家之語而律之以理則大謬不然此何異拔本而望枝葉扶蘇自塞

其源而欲其流之長也是故貴正本也夫平陽擊石山谷爲之調大夏吹筠風雲爲之動故飮飛南斗而曲變陽春蓋言氣也氣水也言浮物也水盛則物之大者畢浮是故貴養氣也夫砂泛滄流則不識涯涘雜陳金石則莫辨宮商古之作者沉浸醲郁含英咀華鎔鑄百氏醞釀千古籠天地于形內挫萬物于毫端故其文炳炳烺烺與世罔極學者讀一家之言而自以爲靈蛇荆璧無以過也奚以爲文是故貴儲學也夫井蛙之見不足以與于霄漢之觀鷃鶬之目不足以與于太陽之曜言職卑也故精騖八極心遊萬仞而後可以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學者苟未識其所以然也乃欲抵掌而譚世務抗顏而議古昔不亦惑乎是故貴廣識也夫文有體也議論之詞不可施于記事明堂之咏不可施于師旅苟不辨其爲體而概摸之是猶摹壁之圓而規瓚之邸也失其裁矣是故貴辨體也優孟之學叔敖也容止聲音相似矣而非眞叔敖也爲文者丹靑藻繢之是肖而神理則離玄黃經緯之是辨而要旨則昧與優孟何以異也是故貴神解也夫本正則邪說不淆氣充

則詞理皆振學博則非淺陋之規識廣則非狂瞽之見文有體裁則弊巧之弊革學有神解則模擬之習疎如是而文體可正士習可回學術庶幾聖人詞章直追兩漢而江左之籍唐宋之餘可略而無談矣

鄒德溥曰嘗取古人所爲文與今茲士大夫所稱膾炙而奔走豪傑者並觀之心竊疑焉無寧古人拙而今人巧古人庸而今人奇與何所操業之大徑庭也有道者曰今之奇而巧是其所以庸所以拙也且六經非文之祖乎乃其語以布帛菽粟稱焉中若易之繫辭書之洪範禮之檀弓非無詰屈聱牙之句固亦大宇之豐隆列缺巨澤之天吳鵕夷間出之耳後人執古之所間有者而盡轕之使無無胥色簸盪之使無安瀾無乃非本指耶凡天下之事冲夷者可久而錯愕者易厭輕車捷騎疊鼓層笳非不適耳目而以在熛闕應門之內則惟大路越席四牡八鸞之爲雖和也鼎陳肥膿器用刻鏤非不適口體而以在淸廟明堂之上則惟太羹玄酒犧尊觶杓之爲質素也竊觀今人論詩其指孰爲大家孰爲名家孰爲正變孰爲餘響若別黑白至讀靑蓮所作猶謂其纖濃

不如少陵之朴雅此是非何甚覈哉而及其于文章則不復辨其大家名家也而惟取人所不經見者爲鴻寶則李長吉當高步一代使諸家辟易而品格曾不得與錢劉抗衡此其故可知已夫千秋榮名乃先進之芳軌從旁彈射非後學之美事愚欲退而不言而屬以文章有關世運敢略闡其一二今所宗當代名公如大梁北地無論若濟南傲睨千古厲其齒牙斲其肺肝以造峻語而士林遂嚮矢焉今其文宛然在大率皆左國之腴代進而厚用之作見一班亦自可喜至累牘而厭心作矣是則優孟之爲叔敖者也又若關中之文曄曄震電令人不敢狎視家誦而戶習矣寧有攟摭呂覽一篇之中不及千言而用其文反過半陳設幻迹若亡是公烏有先生等語往往而有譚景昇之竊化書者也此兩公者猶然況乎以一成一旅自樹者哉故今之爲文之弊皆起于慕效先進而過之者也好名之心人多有之前人以此茶得名而踵其業者又試而有效則孰不苦心追躡哉司文柄者釐而正之愚以爲其端有二一曰禁高論愚見賢知之過者不求深杳則務綺麗而平正通

達之文一切不以屬目猥曰吾取文自西京而止東京及唐宋不足觀矣習以成風至使三尺之童未嘗覩韓柳之文爲何物而輒唾罵若闒茸之夫何以說也夫東京洎唐宋幾千年賢豪不知幾什百豈其才識盡不如今日乎而獨今日爲能邁耶故高論不可不禁也一曰愼取士古文辭與舉子業雖殊科而其究實無二事今督學使者問以其擢俊而部使者大比士又復以奇擢俊他日所翱翔仕路而稱文章家者寧不由諸生者哉一旦欲舍所學而歸之中庸不易爲力也故取士不可不愼也高論禁則人尊六經而悖道者不得並進取士愼則士守法程而嗜名者不得虛假庶幾不沉故習而成其庸拙也哉

沈昌世曰我朝洪武三年始開科詔天下解額以五百人爲率會試取百人而所試之文尚仍元舊至十七年始定今科舉程式士各專一經皆兼學庸論孟四書四書義皆主朱氏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詩主朱氏集傳春秋主三傳及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及永樂間修五經四書大全易詩書如舊惟春秋則宗胡氏禮記則加以

陳濟集說焉初試錄只載士子姓名鄉貫而未刻程文錄文自二十一年會試始也自是三年一開科取士無額宣德改元始鑴兩京十二藩貴州附雲南各隨地產以差多寡而會試如洪武初取士之數又以北方學者文采不能自見分南北中三卷正統壬戌於各布政司舊額量增之而會試則倍加景泰初詔除科額以復洪武永樂之舊尋復鑴定比舊額稍增禮部試則臨期取旨自是遂爲定制矣邇來士子專攻章句於子史時務略不經心二塲三塲殆成虛設雖初試或習而一經之外皆如面牆以是掄魁所得不盡碩士今欲得人皆倣朱晦翁分年之法如子午年以易詩書爲主而禮記春秋次之專一經者仍試經義四道通二經則每經二道通三經則本經二道兼經各一道通四經五經則每經一道主司於各經題目必指其緊要者標出以爲兼試之題卯年酉年則以禮記春秋爲主而易詩書次之通兼經義一如子午之例凡是所主之經必寬其名數所次之經則必擇其精通者取之諸史時務爲儒者所當習而不可廢者則不容分附詩賦雖云無用然葩騷之

作亦足以見志而博雅之才多從是出三塲中似宜添入一賦去二判而增一詩試者必三塲勻稱乃得入選則人知自奮而通經義識時務者當漸出矣

葉向高曰儒學之盛自漢置博士弟子員專門授業以通經補史至躬臨白虎發難諸儒奮袂奪席遞相矜詡文治修矣而其人亦務尊守傳授不悖所聞如嚴彭祖謂儒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以苟富貴篤哉言乎博士雖數家上之人皆明示以淵源稍或同異輒見詆譏有以輕改師法擯廢終身者蓋漢人授經之嚴如此當代求士於經視漢隆矣剪蕪闢穢歸于一家遵軌赴的進取之途明而士無易向非漢所敢望也故通經之士其售於有司可操券責耳自近世毀蔑功令徼捷於徑竇新學小生得肆其輕儇之習以獨創爲高而窮經學古之儒拘守舊聞不能委曲從俗如嚴彭祖所云者反白首黌序困抑青衿無所顯庸于世而經術厄矣

往行

洪武十七年三月戊戌朔命禮部頒行科舉成式凡三年一大比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舉人不拘額數從實充貢鄉試八月初九日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經義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許各減一道四書義主朱子集註經義詩主朱子集傳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十二日第二場試論一道三百字以上判語五條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十五日第三場試經史策五道未能者許減其二俱三百字以上次年禮部會試以二月初九日十二日十五日爲三場所考文字與鄉試同鄉試直隸府州縣則於應天府在外府州縣則於各布政司其舉人則國子監學生及府州縣學生員之學成者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者皆由有司申舉性資敦厚文行可稱者應之其學校訓導專教生徒及罷閑官吏倡優之家與居父母喪者並不許入試其中式者官給廪傳送禮部會試考試官皆訪經明公正之士官出幣帛先期敦聘主文考試官二人文幣各二表裏同考試官鄉試四人會

試八人文幣各一表裏提調官在內鄉試應天府官一人會試禮部官一人在外布政司官一人監試官在內監察御史二人在外按察司官二人供給官在內應天府官一人在外府官一人收掌試卷官一人彌封官一人謄錄官一人對讀官四人受卷官二人皆擇居官之淸愼者充之巡綽監門搜檢懷挾官四人在內從都督府委官在外從守禦官委官凡供用筆札飲食之屬皆官給之舉人試卷自備每場草卷正卷各用紙十二幅首書三代姓名及其籍貫年甲所習經書在內赴應天府在外赴布政司印卷會試殿試赴禮部印卷試之日黎明舉人入場每人用軍一人守之禁講問代冒替至晚納卷未畢者給燭三枝文字迴避御名廟諱及不許自敍門第彌封者編號作三合字謄錄者用硃考試官用墨以防欺僞其會試中式者三月朔日赴殿試

十八年乙丑會試及廷試賜一甲進士丁顯練子寧黃子澄俱修撰二甲進士馬京等爲編修吳文爲檢討李震爲承敕郎陳廣爲中書舍人三甲危瓛爲衛府紀善李鳴岡爲潭府奉祠正楊靖爲吏科庶吉士黃

耕爲承敕郎蹇瑢等爲中書舍人鄒仲實爲國子助教其諸進士觀政翰林院承敕監近侍衙門者采書經庶常吉士之義俱稱庶吉士六部俱稱進士

三十年丁丑會試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吉府紀善白信蹈爲考試官取宋琮等五十一人廷試賜閩縣陳郊爲首吉安尹昌隆會稽劉諤次之時大江以北無登第者下第諸生上疏言三吾等南人私其鄉上怒命儒臣再考落卷中文理長者第之於是侍讀張信侍讀戴彝右贊善王俊華司直郎張謙司經局校書嚴叔載正字董貫長史黃章紀善周衡蕭揖及郊昌隆諤人各閱十卷或言劉白爲信等以陋卷進呈上益怒親賜策問擢韓克忠王恕焦勝等六十一人及第有差授第一名韓克忠爲翰林修撰第二名王恕爲編修第三名焦勝爲行人司副進士陳性善爲行人陳誠爲檢討考官信等俱磔殺之三吾以老戍郊諤安置戚廣惟赦戴彝尹昌隆郊諤取回爲司賓司儀署丞復殺之宋琮拜御史後以檢討掌助教致仕

永樂十二年甲午北京行部請鄉試始命翰林院侍讀曾棨翰林院侍讀兼左春坊左中允鄒緝主之應天則皇太子命司經局洗馬兼翰林編修楊溥編修周述主之此兩京命主試之始也

宣德八年癸丑致仕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黃淮以謝恩至京命與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王直爲考試官取中劉哲等廷試賜曹鼐趙恢鍾復及第先鼐登貢士爲學官上書願得一劇職自效改太和典史以解糧至京請與試許之中第二人廷試復第一人十年之內入閣輔政

正統元年丙辰會試是歲詔增鄉試會試取士額先是祭酒陳敬宗言比者解額有定副榜數少以致天下教官類多缺員吏部遂建議兼考監生補除教職往往僥倖選列不稱師範竊以爲緣科舉取人之濫猶愈於監生考試之精請量寬解額取之於副榜庶幾誨導得人賢才無滯於是行在禮部議增會試爲百五十人順天府近已增至八十人其應天浙江等處各增舊額有差上定順天應天滿百人浙江福建皆六

十人江西六十五人河南廣東皆五十人湖廣五十五人山東四川皆四十五人陝西山西四十人廣西三十人雲南二十人其監生學業無愧者仍除教職

三年戊午鄉試是歲順天初試之夕場屋火旋滅試卷有殘缺者有司懼不敢請更試欲請修場屋以終後兩試主考學士曾鶴齡曰必更試然後可以除弊而不枉士子三年辛苦有司具二說以進詔更試日

七年壬戌會試是歲同考則有永新知縣陳員韜京衛武學教授紀振俱進士岐陽教諭彭學中式十二名都察院吏南昱刑部吏一百二十一名鄭温公陵驛丞

正統十三年會試先是戶科給事中李侃等奏今年會試禮部奏准取士不分南北臣等切惟江北之人文詞質實江南之人文詞豐贍故試官取南人恆多北人恆少洪武三十年太祖高皇帝怒所取之偏選北人韓克忠等六十一人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洪熙元年仁宗皇帝又令大臣楊士奇等定議取士之額南人十六北人十四今禮部妄奏變

更意欲專以文詞多取南人乞勑多官會議今後取士之額雖不可拘而南北之分則不可改刑部侍郎羅綺亦以爲言事下禮部以爲頃者詔書科舉自景泰元年爲始一遵永樂年間例行本部查得永樂二十年間凡八開科所取進士皆不分南北已經奏允今侃稱禮部變更意專以文詞多取南人夫鄉舉里選之法不可行矣取士若不以文考官將何所據且北方中土人才所生以古言之大聖如周公孔子大賢如顏曾思孟皆非南人以今言之如靖遠伯王驥左都御史王翺王文皆永樂年間不分南北所取進士今豈可預謂北無其人況本部止遵詔書行卽不曾奏請多取南人少取北人今各官所言如是乞勑翰林院定議命遵詔書行侃等所言不允

姚文敏公知貢舉檢防周愼巨細必親見主司偶遺名士必竭力薦之至詘已再拜必中所說而後已或曰此非外簾所預公曰爲國得賢孰分內外也

景泰元年翰林院侍講學士劉鉉主考順天府鄉試及揭曉第一人劉

宣乃盧龍軍士也同事者欲更之鉉爭曰朝廷立賢無方不可乃止時論韙之

景泰中劉學士儼典南畿秋試取江陰徐泰爲解首泰本富室或以爲有私高閣老乃請覆試上不可比泰等赴北禮闈中旨特詔南畿五經魁入禁中覆試陳閣老徐步竊五士文章至泰爲言曰應以此卷爲首亦不知其識否也比拆封其次一與原第符合乃仍賜泰爲解元劉儼初大不平欲扣閽力辨迨覆試乃已後劉沒有司議謚亦以此事謚曰文介焉

景泰四年癸酉鄉試禮部祠祭司主事周騏奏設科取士當遵國法禁例洪武以來舊例曾由科目出身未入流品官生員發充吏罷閒官吏監生生員娼優隸卒刑喪過犯之人不許入試其生員軍生儒士及未入流品官農吏承差軍餘人等若無錢糧等項粘帶者聽從入試如有不實照例論罪已中式者黜退不錄未中式者終身不許入試今順天府景泰四年鄉試取中舉人尹試汪諧陳谥龔滙王顒李箎李森錢輪

俱係冒籍人數於例不該入試以此之徒欲求事君而先欺君當日苟圖如此他日居官可知乞明正其罪以警將來命錦衣衛俱執送刑部問未發露者許出首逮問同學知而不首者同罪今後科場知貢舉監試提調等官務在防範嚴切不許容情冒名換卷截卷傳遞文字并說話作弊監門搜檢巡綽監試官軍敢有如前容隱不舉作弊者俱治以重罪其外執事官臨期於吏部聽選文舉出身者充之

天順元年丁丑會試同考則尚寶司少卿錢溥司丞李泰翰林院典籍徐祕蓋官制初變也是科最號嚴整然外人有以俚語戲者所謂薛瑄性理難包括錢溥春秋沒主張問仁既已無顏子告祭如何有大王皆指摘題目之誤至謂總兵令姪獨軒昂蓋指石亨之從子後也後坐亨敗除名及以怨謗罰於市

天順七年癸未會試試日大火焚死者九十餘人主試官俱越牆免上憐之贈死者俱進士出身改試期以八月

成化二十二年丙午鄉試是年禮部尚書周洪謨等奏本年天下鄉試

錄文多乖謬乞將考試官訓導黃奎追奪聘禮行巡按御史提問從之

成化二十三年丁未會試是歲試錄序稱宣德丁未大學士楊士奇議會試取士分南北卷北四南六既而以百乘除各退五爲中數是年以言者又各退二以益中數云

成化庚子浙江鄉試時楊中丞繼宗以按察使爲監試官得二上卷即具服焚香再拜同事者詰之答曰人臣以得士爲功二子皆奇才也他日當大魁天下吾爲朝廷得人賀耳及開卷乃王華李旻也復曰儒士王華當作首但非由學校作養無以激勸後人因以李旻爲首後王華中辛丑狀元李旻亦中甲辰狀元衆咸服其知人

費宏字子元鉛山人成化丁未狀元及第歷官華蓋殿大學士謚文憲公甫弱冠領鄉薦甲辰上春官不第世父公瑄方以都水司主事出治呂梁貽之書曰汝脫下第毋南歸宜入北監讀書丙午還訊之曰伯父何以逆知宏之弗第而必令入北監耶復菴笑曰此爾遠到之兆也蓋吾嘗夢爾入監領班簽簽乃彭文憲公故物也文憲嘗遊北監中狀元

矣汝第勉之至是果然人咸異之正德辛未會試天下士公以禮部左侍郎知貢舉試院諸需舊皆取之順天府宛大二縣裁數百金而民不堪用且不給公議以各省鄉試用度皆有羨餘請俱令解部轉貯順天府庫而取用之遂加舊額三之二諸用以足

弘治十二年二月會試三塲甫畢給事中華昶上疏略曰程敏政素因不謹已放歸田營求李廣復官禁近叨爲考官甘心市井將論語表題策三問四問題晌賣與江陰徐經蘇州唐寅二生狂童孺子先以題問人且驕於衆已而果然敗露至此百口難掩臣思景泰年間徐泰買中順天解元事露覆試學士高穀曲護幸免今徐經與泰同家敏政又從而招徠之遂與唐寅等相率以賂其門朝廷取士之科關繫最大豈容再壞疏入下詔獄候問禮部尚書徐瓊等覆議令敏政迴避其私賣三塲題目傳送于外恐或未真況未開榜其所買之人曾否取中難以定奪合令李東陽會五經同考官將塲中硃卷凡經敏政看者重加校閱果有情弊出塲之後通行究治是月二十九日揭曉取倫文敘等三百

人凡敏政所取者李東陽等俱封收備照不錄工科給事中林廷玉復
疏程敏政事謂臣嘗爲同考試官與知簾內事且職在諫垣不可循默
但據簾內所見敏政閱卷可疑六事上之于是經寅敏政幷下獄卽議
黜降有差

弘治十二年己未會試是歲給事中華昶林廷玉論程敏政鬻題先是
敏政問策祕人罕知者其故所昵門生徐經居平日窺得之爲其同年
解元唐寅說由是各舉答無遺寅疎人也見人則矜且得上第爲昶及
廷玉所論併敏政下獄按問經自誣服購敏政家人得之又寅曾以一
金幣乞敏政文送洗馬梁儲獄成敏政致仕經寅俱充吏一云果敏政
家人爲之也

李少司空堂嘗爲應天府丞正德丁卯應天鄉試有賄通關節巧取高
第者人言沸騰往歲付之不知以致益無忌憚公提調是科顧詆黜之
者三人爲國薦賢於斯爲盛

寇少司馬天敍爲寧波知府嘗與鄉試外簾二試卷皆屬公總閱有知

縣某者持一卷請覽公曰此不宜取知縣固請則固止之開榜後拆所請卷乃其所私者時同試者曰公神目也

屠應峻字文升平湖人正德甲戌進士改庶吉士歷官諭德公爲吉士時張文忠公初得君好變易典制諸吉士皆少年負氣不能屈往往抗視閣臣文忠怒盡黜諸吉士公授刑部主事戊子鄉試新議京朝官出典文衡公得江西未行有當軸者以其子屬之令入選公不聽及試錄至當軸子竟不第意欲危中之而其人他事罷去

霍文敏公韜嘉靖己丑主會試士有勦述莊老野史逞博炫奇者置勿取謂變時喪禮至道攸寓特以命題不復拘忌春秋比事碎裂經旨不以之試士

錢萱字□□□□人嘉靖乙未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歷官儀部員外郎甲辰提調會試會某舉子卷違式公判不謄監試御史某力謄之揭榜出舉子第舉子者夙富有資又御史鄉里也於是言事官以聞主考試官及御史舉子咸譴廢而公以判得免及覆京朝官吏部謂必黜公然

後諸所譴廢平也乃署公不謹當黜費尚書力爭之不得改署浮躁塡
德慶州同知
閔如霖字師望號午堂烏程人嘉靖壬辰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南京禮
部尚書嘉靖癸卯主應天鄉試旣撤棘有狂生某者詣公自言公令誦
其文誦未畢公卽抽所落卷示之譏彈甚悉其人媿服而去
陸州字汝行海寧人嘉靖甲辰進士歷官兵備副使初爲南昌校官典
湖廣鄉試故事校官處簾內乃品題之權御史多屬之簾外州旣默默
不自得比定解額諸校官與御史俱坐公堂州偶抽中式二人卷閱之
頗紕繆州起袖二卷懷之以詰御史御史不能對卽爲轉易二卷同校
者懍懍咸服其持正
徐太守顯嘗爲儀制郎中屬天下歲貢生候部至二百人君爲建白聽
其附試京府以廣旁求路蓋禮部歲貢生預鄉試始此
趙孔昭字子潛邢臺人嘉靖甲辰進士初知鄢陵縣歷官兵部侍郎嘗
巡按浙江會監乙卯秋試前督撫陰囑所私欲以其子中式微以意示

公公即出示令勿唱名其計遂沮及試錄成其序多益美公盡削之簾
內外諸執事相視有變色吐舌者

唐太守維城知青州日馮公琦爲童子與鍾給諫某皆受知於公公試
士馮方治裝將從其父于京師公敞扉以待曰不得兩生無庸試也使
人趣召焉至乃闔扉試已鍾與馮皆高等韓魏公以兩蘇病爲展試期
嘆古人憐才至此然亦由魏公德望重而軾轍才足以副之假令今時
有之異議蜂起矣

張士棨者朝邑人韓公邦奇之外孫也爲縣學生韓公在吏部問士棨
致太平之道對曰今之舉子業與前不同五經四書傳註皆祖宗之制
律例者國之憲令庠序之士爲文不詳傳註郡縣之吏治獄不依律例
昔周王訓官曰其爾典常作之師祖宗制度尚違越如此況望其學古
議事乎欲致太平必先正此二者蓋致天下之治者在郡縣之吏而他
日爲吏者皆庠序之士也韓公嘆服

嘉靖五年丙戌會試先是舉人廷試納卷之日彌封官以會試首列數

卷潛送內閣以備一甲選或內閣密覘杖頭儀貌及平日有聲者閱卷官出自東閣歸宿私第是歲禮部尚書席書疏其弊乞彌封官不得預送讀卷官退朝直宿禮部詔曰可著爲令

嘉靖八年己丑命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張孚敬詹事府詹事翰林院學士霍韜爲考試官皆大禮貴人也張距登進士八年耳初變文格以簡勁爲主其程式文僅三百言云

嘉靖十一年壬辰廷試賜林大欽孔天胤高節及第先是禮部尚書言上疏請正文體諸刻意騁詞浮誕磔裂壞文體者擯不得取詔可既廷試言復令儀節郎中約束諸士咸拱聽而大欽獨後至不聞也起不用對冒而文氣甚奇吏部尚書汪鋐得之詫曰怪哉以示大學士張孚敬已定二卷覽之曰雖破格甚明健可誦也取爲第三既呈覽上御批第一大欽時年二十有二第二名孔天胤以王親例補外爲湖廣提學僉事

嘉靖十四年乙未廷試賜韓應龍孫陞吳山及第先是大學士李時等

取中十二卷進覽上批答曰卿等以堪作甲卷十二來呈朕各覽一遍其上一卷說的正合策題夫周道善而備朕所取法其上三說仁禮爲用夫仁基之禮成之亦甚得題意其上四論仁敬夫敬而能仁他不足說可以保治矣其上二略近而治于行其下二卻似譏雖與題不合言以時事故朕取之可二甲首餘以次挨去不知是否卿可先與鼎臣看一過再同讀卷官看行上復御批首三卷韓應龍曰是題本意可一甲第一名於孫陞曰說仁義之意好可第二名於吳山曰敬爲心學之極此論好可第三名

嘉靖十六年丁酉鄉試初以南京進呈試錄考試官批語失列名下部參看謂事屬不敬考官提調等官皆當提問議上上謂考官是失塡名策題又以國家祀戎大事爲問所對語多譏訕論德汪汝璧洗馬歐陽衢令錦衣衛官逮治提調府尹孫懋府丞楊麒監察御史何鈜沈應陽南京法司究問考官李正許文魁等所在巡按御史逮問所取生儒不許會試後謫汝璧爲廣東市舶副提舉衢爲南雄府通判

禮部尚書嚴嵩奏廣東所進試錄字如聖謨帝懿四郊上帝俱不行擡頭及稱陳白沙倫迂罔之號有失君前臣名之義且錄中文體大壞詞義尤爲荒謬宜治罪得旨學正王本才等布政司陸杰等按察司蔣淦等俱命巡按官逮問本才等奪其禮幣御史余光命法司逮問仍通行天下提學官嚴禁士子敢有肆行怪誕不遵舊式者悉黜之

嘉靖十七年戊戌廷試是歲內閣初擬吳人陸師道爲狀元御筆批作二甲第五取袁煒第一文華宣讀已出復召大學士李時夏言學士顧鼎臣入改作第三親擢茅瓚第一見陸詹事深家書中

二十二年癸卯鄉試上覽山東所進鄉試小錄手批其第五問防邊禦虜策曰此策內含譏訕禮部其參看以聞於是尚書張壁等言今歲虜未南侵皆皇上廟謨詳盡天威所懾乃不歸功君上而以醜虜饜飽爲詞誠爲可惡考試官教授周鑛李弘教諭劉漢陶悅胡希賢程南吳紹曾葉震亨胡僑率意爲文叛經訕上法當重治監臨官御史葉經漫無糾正責亦難辭其提調官布政使陳儒參政張臬監試官副使談愷潘

恩均有贊襄之職俱屬有罪上曰各省鄉試出題刻文悉聽之巡按考試教官莫敢可否此錄不但策對含譏卽首篇論語義𧬊體之君不道葉經職司監臨事皆專任幷周鑛陳儒等俱令錦衣衛官校逮繫至京治之尋逮經儒臯愷恩至上以經狂悖不道命廷杖八十爲民乃降儒等邊方雜職經遂死于杖下及補儒等爲宜君等縣典史尋貴州試錄至亦以忤旨御史爲民右參政等各降三級

初順天鄉試歲多冒籍中者慈谿人張汝濂易名張和冒良鄉籍禮科給事中陳棐劾奏之因歷陳京闈之弊謂國家求賢以科目爲重而近年以來情僞日滋敢于爲巧以相欺工于爲黨以相蔽其中奸宄之徒或居家之時恃才作奸敗倫傷化剗籍爲民兼之負累亡命變易姓名不敢還鄉者有之或因本地生儒衆多解額有限窺見地方人數頗少逃奔入京投結鄉里交通勢要鑽求詭遇者有之或以順天鄉試多四海九州之人人不相識暮夜無知可以買託代替者有之一遇開科之歲奔走都城尋覓同姓假稱宗族賄囑無耻鄉官拴同保結不得府學

則謀武學不得京師則走附近不得生員則求儒士百孔營求冀遂捷
徑及其中科回籍則既告路費又告牌坊四厰罔利直同登壠而其未
得者則從旁挾持互相攻發烽起浮議呈帖匿名聖明輦轂之下豈宜
有此不美之事請令所司覈究順天府學冒籍生員俱遣回籍無得肄
業京衛武學非武職應不得濫入歲貢援例監生如舉人教官會試例
止得一入京闈後但本省應試而京闈鄉試如各省法唱名辨驗不得
混冒庶乎前弊可革得旨錢仲實張和下法司逮治冒籍生員提學御
史覆勘餘俱下禮部會議

給事中李念疏論工部侍郎陸杰從子光祚太僕寺卿毛渠子延魁鴻
臚寺卿陳璋子策冒京衛順天二學中式劾杰等欺罔不忠提學御史
謝九儀以被訐冒京衛順天二學中式鄭夢鯛等十人論奏俱下禮部
行所司核其眞僞至是議上謂孫鉞孫鑨王宸陸宏共四人係錦衣衛
太醫院見任官的親子姓當存留會試鄭夢鯛陶大壯沈譜丁子載陸
可成翟鍾玉共六人俱詐冒籍貫當發回原籍入學肄業仍得應其鄉

試陸光祚陳策毛廷魁雖稱隨任終屬冒籍亦當一體發回得旨孫鏓等鄭夢鯛等俱依擬陸光祚等姑准存留不許對制陸杰陳璋毛渠俱貸之明年言官復摘左贊善浦應麒賣題事下獄杖六十幷舉人翟鍾玉等俱爲民又與取中翟汝孝汝儉幷左中允鳴夏俱逮捕奪職

冬十一月南京河南道御史包孝奏共丑會試以禮部尚書溫仁和主試翰林院編修嵇世臣爲禮經分考賄中進士徐履祥陳志潘仲驂當追罷且言左庶子童承敘之嗜酒右贊善郭希賢之輕險編修袁煒之放蕩俱不當與試事下吏部覆得旨俱勿論

嘉靖二十三年刑科給事中王交王堯日論劾少詹事江汝璧修撰沈坤編修彭鳳歐陽映署員外郎高節朋私通賄大壞制科大學士翟鑾以内閣首臣二子汝儉汝孝旣聯中鄉試又聯中會試若持劵取物然崔奇勳乃汝儉等師焦清與汝儉結姻又同受業四人者會試俱一號汝儉汝孝奇勳皆彭鳳所取詩經考官五人何俱在鳳一房歐陽映亦是汝儉等師本同經又改看書經跡若引嫌而陰助鳳尋卷及沈坤之

取中陸煒高節之取中彭謙汪一中皆以納賄故乞明正其辜且欲追

順天鄉試主考秦鳴夏浦應麒何奉翟鑾之罪上下其章吏部都察院

從公參看翟鑾隨具疏自理且請特降題目命部院大臣覆試上怒曰

鑾被劾有旨參看乃不俟處分肆行橫擾屢屢以直無逸爲詞同夏言

禁苑坐轎止罪一人全不感懼敢以撰科文贊玄修爲欺朕内閣任重

不早赴以朕不早朝並君行事二子縱有軾轍之才豈可分明並用恣

肆放僻如此部院其參閱治罪不許回護部院覆請下汝璧於理嚴究

分別情罪輕重上以跡弊明顯大壞祖宗取士之制遂勒鑾幷汝儉汝

孝奇動清及鳳映俱爲民汝璧等俱下鎮撫司逮問已法司會鞫謂汝

璧鳴夏應麒雖各阿取輔臣之子然實非賄故坤之取煒節之取一中

亦然獨彭謙實以校尉張岳賄節五百金而中監察御史王珩沈越失

於糾察罪亦難逃疏上詔杖汝璧鳴夏應麒六十革職閒住不敘珩越

降一級調外任節岳充軍謙爲民坤一中煒存留供職

嘉靖四十年辛酉鄉試禮科都給事中丘岳等奏應天錄文旣已傳布

而考試官吳情屢行更易胡杰不行救止乞分別究治得旨俱調外任情遂調廣東市舶提舉杰廣平府通判吳無錫人其邑之預薦者凡十餘人以是籍籍而胡之家僮有泄題而遁者未必皆有狥也其後胡旋起亦竟不利而吳以老不利官自是南畿之在翰林者不得入南試以爲例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春禮部覆江南道御史史宮所陳兩京鄉試革弊事宜一今後兩京主考不用本省人如資序挨及南人用北北人用南以別嫌疑一同考用京官進士出身者易詩書各二員春秋禮記各一員其餘參用教官以便監察一謄錄用書手對讀用生員以防洗改但此三事專爲兩京鄉試而設其各省及會試亦當因其說而廣之因更上四事一會試及兩京鄉試監試官預於二十日前選差以便防範一巡視搜檢務加嚴慎以杜奸弊一各省務精選才望內簾官無令外簾干預應舉生儒每二十五名中一名中式之文務崇簡易凡浮泛冗雜詭僻不經悉行黜汰仍參取後場以采實學一解原卷到部以憑稽查

不用公據得旨各鄉試俱照舊規監臨公同考官揭書出題提調監試等官不得干預餘皆如議行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會試命御史李邦珍鮑承蔭監視周弘祖顧廷對塲外搜檢詔申嚴懷挾傳遞之禁犯者執送法司問罪仍於禮部前枷號一月已邦珍等條上革四事一舉人試卷禮部印鈐旣定送提調官收領臨期舉人入塲至大門內驗票以防洗改脚色及彼此交換之弊一請留朝覲二司及府縣官臨期督集所屬舉人照依省分及府州縣次第挨次點驗序進以防冒籍代筆之弊一舉人有不服搜檢及攙先落後不循序進如新規者輕則扶出重則參奏以防喧競抗違之弊一請增軍三百餘名嚴密搜檢塲外仍選差參將官一員帶領官軍置夜巡邏俟揭曉乃止以防懷挾透漏之弊詔皆允行

隆慶元年丁卯鄉試初上用議者言兩京鄉試監生卷各革去皿字號于是南監中式者僅數人虧舊額四分之三旣揭曉後考試官王希烈孫鋌等至國學謁文廟而監生下第者數百人諠譟於門外伺希烈等

出遮訴語甚不遜巡城御史操江都御史各使人呵止之久之方解事
聞詔南京法司逮治其爲首沈應元等數人如法發遣祭酒呂調陽蒞
任未幾且勿論守備魏國公徐鵬舉以聞變坐視奪祿米司業金達以
鈐束不嚴奪俸各二月監生編號如舊行
四年庚午鄉試時江西提學副使陳萬言以科學校士遺落者悉詣巡
按御史劉思問求覆校幾四萬人思問與期會都司署中旦日思問未
至士爭門入騈雜喧亂都指揮王國光呵叱之退相蹂踐死者六十餘
人是歲鄉試南昌知縣劉紹恤主獮封紹恤在縣中有素所奬拔士試
而中者二人士論譁然謂紹恤私二人從落卷搜出改洗冒中於是南
科道官請謫思問萬言罷紹恤幷黜二生下吏禮二部議思問無罪國
光行撫臣逮問二人中式紹恤實不私然不應招致門下以起事端其
與萬言俱以不及調用奏可
萬曆五年廷試讀卷官初擬宋希堯爲第一而嗣修在第二甲第二上
拆卷得之擢置嗣修第二且謂張居正曰朕無以報先生功當看先生

子孫後始知慈壽及大璫馮保意也而希堯遂二甲第一

七年己卯命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高啓愚翰林院侍讀羅萬化主應天試故事中允與講讀對品中允得入門序揖前導雙呵講讀不得也然至主兩京試及修史列銜則皆以講讀前而中允後行之二百餘年不易至是忽改命啓愚主試萬化副之云自政府意也是歲首輔居正子懋修胡廣鄉試中式

萬曆八年庚辰廷試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張居正少保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張四維俱以子入試請迴避不許賜張懋修蕭良有王廷譔及第懋修有兄敬修良有弟良譽廷譔有弟廷論同榜進士或云首輔戲之也十年壬午鄉試是歲新首輔少師張四維子甲徵中山西鄉試第二名太宰王國光子□亦與選次輔太子太保申時行子用懋中順天試第六名次子用嘉復中浙江試初外議籍籍皆謂楚解元必前首輔太師張居正少子會居正卒不果而復中少宰王篆子之衡南京亦中篆子之鼎篆居正所幸也於是南

京給事中疏論居正前私其子嗣修懋修敬修登第而併及篆二子又及監試主考等官有旨以居正篆權姦諸子俱勒爲民而不究試事

萬曆十三年乙酉分命翰林院修撰孫繼臯主浙江試翰林院編修黃洪憲主福建試翰林院編修史珂主湖廣試翰林院編修余孟麟主江西試餘用六科給事中各部員外郎主事有差珂辭改命編修張應元是歲科場甫畢上命順天府官以中式舉子卷入內將加檢勘已而發還無所問先是浙人胡正道等以二月入都冒通州籍入學遂得中式者八人爲馮詩章維寧史記純陳邦訓楊日章董紹孫唫都下人士鬨然不平投匿名文書訴中式不應皆外郡及各州縣進學之弊給事中鍾羽正劾奏請清冒籍生儒上下其章於法司而順天府生員張元吉者父故富商交通宦倖遂益鼓煽記言考官有私並及提學飛語乃聞內上愈疑法司勘上有旨六人者發原籍爲民史記純係編修史珂之子以珂從子冒籍亦褫職而併疑馮詩章維寧曾館主考張一桂家復下法司再從公審究意在必坐考官於是尚書舒化左都御史趙錦禮

刑二科都給事中王三餘顧問會多官廷鞫詩維寧有無關節各加刑考其覆言詩維寧館張一桂家不過數月家貧而其試卷取中又非獨出張一桂手委無隱情疏上上然以扶同回護爲疑詔張一桂改南京別衙門用馮詩章維寧各枷號示衆發爲民并謫提學御史董裕於外仍諭天下巡按御史各覈諸新舉子復原籍爲諸生及削籍者凡十餘人是舉上雖有意嚴察科場弊習然京師頗傳其語出於宮闈及詔獄具都御史錦欲勿用一桂係講官非臣等所敢擅擬尚書舒化執不肯蓋示隙端聽上自處議者薄之而給事中史孟麟御史蔡時鼎疏言冒籍之當寬采訪之當愼切責時鼎降馬邑典史孟麟疏取出不果上

萬曆乙酉應天鄉試南京兵科給事中杜藥參中式應天一百三名王國昌係徽州監生該前科餘姚縣生員胡正道冒籍通州中順天鄉試已經出革奉旨著巡按衙門查明問革

十月應天府尹張櫝等題萬曆十六年九月初三日揭曉將中式舉人周應秋等一百三十五人姓名榜示外隨將中式舉人文案依式刊刻

試錄進呈隨准考試官當塗知縣章嘉禎呈稱查得四十九名硃卷原
係詩經荒字十號職尋墨卷誤將春秋荒字十號拆名曽祖正塡榜緣
對卷之時燈下慌忙止見號數相同失於查對經書以致錯悞本職罪
不容辭合應呈請臣等照得榜出四十九名係塡寫姓名錯誤未經題
請奉旨改正不敢擅刊成錄恭候命下之日方敢刊刻進呈誠恐時日
稽延臣等不勝罪懼等因又該左春坊左庶子劉元震等檢舉事又該
南京四川等道御史孫鳴治等題爲科舉失錯事又該南京朱維藩奏
爲科塲鉅典將成經房對號差誤懇乞聖明俯賜查處以全盛典等因
俱奉聖旨禮部知道該部看得科塲鉅典法至詳密所取硃卷必查墨
卷比對相同方可拆名塡榜此定制也今當塗知縣章嘉禎始而不辨
經書謾查字號已失之周章既而不加磨勘輒行拆卷又失之怠忽雖
心本無他而責實難委考試官劉元震等提調官張櫝等惟據本房之
呈送不問經義之異同固屬倉忙亦欠精密合候命下將章嘉禎重加
罰治以爲科塲不恪之戒其考試提調等官劉元震等職在統理似與

專司其事者不同既行檢舉相應量加罰治伏惟别賜定奪再照塡榜刊錄原屬一事今榜出已久而錄尚遲延未呈御覽甚非愼重大典之意合無行令各該府官將原試錄星夜呈進其誤中第四十九名曹祖正相應查革復學肄業仍將本生幷原取詩經荒字十號硃墨二卷解部覆閱以憑上請聖裁奉聖旨是章嘉禎著罰俸五個月劉元震等二個月

萬曆丙戌二月禮部一本科塲生儒阻撓搜檢買衆騷擾事覆山東巡按吳龍禎題生儒馮鎭等阻撓搜檢杖斥爲民胡東潮等分别降級中式舉人賈三鳳發國子監肄業三年令其改省臨期再考方准會試奉聖旨是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十五目錄　外編

禮部四

國學

前言

佚名　桂彥良　丘濬二則

謝鐸三則　章懋　袁表

陳建　于慎行

往行

宋訥　李時勉　陳鑑

王俁　耿裕　謝鐸

石瑤　章懋　王雲鳳

馬汝驥　呂柟　羅洪先

朱大韶　孫應鰲　周子義

提學

前言

謝鐸　楊起元　崔銑

鄧以讚　張居正二則　王錫爵四則

申時行　徐顯卿　管志道

李廷機

往行

葉盛　莊觀　孫鼎

蕭鑾　張悅二則　陳政

張和　陳選　李遜學

劉節　陸深　蕭鳴鳳

宋端儀　田汝耔　胡憲

江潮　王雲鳳　萬士和

徐階　趙鏜　趙淵

陳鎏　王慎中　林偕春

學校

前言

往行

敎官

前言

往行

曹端　魏驥　羅用俊

楊璟　孟震　陳雲逵

李勳　楊繼宗　黃傑

李克恭　賀鈞　林浩

黃大廉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禮部四

國學

前言

□□□曰國子監古太學也祭酒古宴賓之尊長者先舉酒以酹地者也博士有之郡邑三老亦有之至晉而始以祭酒屬國子遂爲諸生師

高帝因元之舊不廢其寮有司業監丞博士助教典簿學正學錄掌饌之類祭酒正四品尋降秩爲從四品以鳳陽爲中都亦置國子祭酒未幾革永樂間于北京設國子監其國子監冠以南京云

桂彥良曰學校所以宣明教化長育人才非止訓詁文辭而已今大興國學增廣生員敎育之恩至矣然國學首善之地旣選名儒以五經分敎諸生必先德行而後文藝抑浮華而尚淳篤未可驟用以啓其奔競

之心當日就月將得其眞修實踐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將見風俗日厚人材輩出亦可爲朝廷之用矣

丘濬曰三代以後文治首稱宋朝然其立學乃在□世之後自其開國至是幾八十年矣我聖祖以歲戊申開國明年卽詔天下府州縣立學其太學之立乃在未登極之前三年歲乙巳也方其初立學也擢許存仁爲博士以專學事四年陞太學爲四品始設祭酒卽拜存仁爲之存仁元儒許謙之孫謙承考亭正學而存仁承上命以爲敎一宗朱氏之學學者非六經四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所謂大用之學者也所謂治事者固已在乎經義之中一時學校之士無不明經者經明以之治事凡所謂水利邊防等事皆自此而推之也宋人乃分之爲二則是以體用爲二事而非聖賢之學矣

又曰太學之敎所以聚天下賢才使之講明經史切磋琢磨以成就其器業以爲天下國家之用非顓顓以計歲月較高下以爲仕進之途也三代之制比年入學中考較必至於七年而小成九年而大成然後用

之月書季考程頤尚以爲敎之以爭夫何士子在學校之中遽已立爲升進之法比之私試等第文其爲爭也尤大焉是豈三代明倫之敎古人太學之法哉本朝洪武十六年定生員三等高下凡通四書未通經者居正義崇志廣業堂一年半之上文理條暢者升修道誠心堂一年半之上經史兼通文理俱優者升率性堂升率性者方許積分積分之法孟月試本經義仲月試論及內科詔誥表一章季月試史策及判語二每試文理俱優與一分理優文省者與半分文理紕繆者無分歲內積至八分者爲及格與出身不及分者仍坐堂肄業一如科舉之制其後此制不用監生惟計年月先後撥出六部諸司歷事三閱月所司考勤謹奏送吏部附選挨次取用外此又有寫本寫誥者就中選能書者充之此太學出身之資格也方其在學校時每月之中會講背書皆有定日每季一試惟第高下以爲激勸之方而於出身無所關預有輪差於內外諸司俾其習於政事半年回學晝則趣事於各司夕則歸宿於齋舍優游之以歲月琢磨之以義理約束之以規法廩食學校則俾其

習經史歷事各司則俾其習政法遇大比科許其就試其爲教法可謂本末兼舉矣近年以來爲邊方事起之故建議者欲存省京儲以備急用始爲依親之例教法稍變祖宗之舊今疆埸無事儲蓄日充乞勑所司申明其舊法以復祖宗養士之舊

謝鐸曰國學聚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皆所以備國家他日之任使也選之科貢猶恐未精奈何近年以來大開捷徑如納馬納粟之徒皆爲其有資國用之缺殊不知得其利者未什一而受其害者已千百況今日之納馬納粟即他日之鬻爵賣官此等風聲豈盛世所宜有哉今邊事方殷謀國之臣必有以此策獻者萬一再行則彝倫之堂變爲交易之地豈不大可耻哉往年爲因此輩不諳文理凡撥各衙門寫本者俱各僱人今遂視爲定例致使六科短差亦以僱人艱難爲辭目前流害其極如此宜勑内府等衙門事例許令年月相應者送科寫本亦令掛選出身庶幾嗟怨少息而風教之地亦稍清矣

又曰天下之道非托之書不能以自傳天下之書非藏之官不能以不

散雖教化所在未有不依文字以立而習誦之功未有不假書籍以行者也本監歷代書板雖舊多藏貯而散在天下者未免有遺雖數加修補而切於日用者猶或未備宜勑各布政司將切要等板如程朱大全集與宋史等書盡行起送到監一以備國學蓄積之富而士習有所資一以免有司饋贈之勞而民力有所省一舉兩得而有益無損矣又本監東西書庫屋既墜漏地亦卑濕以致各種書板朽壞日甚所損非細宜勑改爲東西書樓上以爲安置之所下以爲印造之局不惟書籍之藏頓極清高抑且工匠之出入有所拘檢矣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何極所有納粟監生一節實爲國家教化之弊今固既往而不敢言矣然天下之事既不及塞其源猶當塞其流天下之病既不克治其本猶當治其標又安可坐視其流弊之極而不之恤哉且往歲納粟監生約有三分科貢監生止有一分故今分爲兩途相兼撥歷各取其年月淺深以定其名次先後或三七分或四六分是以名數之多少而爲撥歷之多少也然先帝聖裁猶命該監臨期酌量務使均平撥歷

蓋已慮納粟之旁蹊將有妨於科貢之正路而一時救荒之權宜終不可有加於萬世取士之定制也今見在監生納粟止及一分科貢已有二分自此之後多漸反而爲少少漸反而爲多蓋又不止往歲三分之一而已也若但泥於舊制納粟仍爲六七而科貢止於三四則人少而撥反多人多而撥反少不惟流弊之極有不可言而不均之嘆實所不免宜轉科貢爲六七更納粟爲三四庶幾易□明變變則通之意雖然教化未能少補而流弊亦不至于甚極也

又曰國學所養之士皆萬邦黎獻之臣不取之歲貢則取之鄉科是國學爲養士之地而科貢實取士之階今之歲貢者雖足以勝輸納貢進之徒而因循姑息之弊爲甚今之科舉者雖可以得豪傑非常之士而虛浮競躁之習亦多蓋科舉必本於讀書今而不讀京華日抄則讀主意不讀原流至論則讀提綱甚者不知經史爲何書歲貢必先于食廩今而不以貨賄廩則以權勢廩不以優老廩則以恤貧廩甚者不知舉業爲何物是雖未必盡然大率實數如此宜勑提學等官凡此日抄等

書其板在書坊者必聚而焚之以永絕其根抵其書在民間者必禁而絕之以悉投于水火于其庫之未食者必嚴加考覈而不容其倖進已食者必痛加裁革而不通其私願如此庶幾國學之所養皆賢不惟朝廷之恩無負而教化之原亦稍清矣

章懋疏曰古者太學所養皆天下之俊秀故人材盛而風俗美我國家稽古制治尤重太學以敦化原洪武永樂年間在太學生徒動數千計其人類多俊□而教育之法至爲周詳計日以通經積分以出□布列庶位得人爲多爰及近年生徒漸少計今本監見在之數科貢兩行共止六百餘人其歲貢一行非無可與共學之資而衰遲不振者十常八九蓋由積累歲月挨次而升故也誨誘雖勤不無扞格其舉人一行節該南京禮部劄附開送新舊舉人共該六七百人又多不肯前來坐監罰雖嚴于違限彼亦視爲泛常夫歲貢之入監既由挨次而舉人之坐監又每後時故差撥常患于不敷而教養尤難于見效有養士之名而無得人之實此臣之所甚懼而夙夜不寧者也近年有增貢之舉而所

拔亦挨次之人資格所拘英才多滯乞于常貢外令提學憲臣于人才素多去處行選貢之法不分廪膳增廣生員通行精加考選務求行著鄉閭學通經術年富力强累試優等者乃以充貢計通天下之廣約取五七百人照依地方分送兩監今年首行一次以後或三年或五年量在監人才多少間一行之如此則生徒之數可以漸及往年且多精銳可進之資不貽因循自誤之悔臣雖不知所以爲敎然亦不敢不盡其心勤用提撕嚴加程督稍倣積分之意用申激勵之方務令文行兼優政敎粗舉成材有望附選及時豈惟差撥恆充固□官使克稱庶乎國家有以收養士之效而臣亦少逭尸素之愆也命下所司議行

袁表曰國家名器本所以厲世磨鈍也今乃素乏功德之人一旦擁貲而得之則豪傑寧不閧而解體乎況其未官也旣以財而得官其旣官也必以官而營財若探券取賞不至於誅求刻剥不止也然則國家何利焉我朝昔時極重太學貢徒嘗選京職方面與進士等故洪熙初猶選監生吳信等爲給事中其時納粟上馬之例未行也洪武時雖嘗取

稅戶人才用之然聖祖之意以貧而仕者常貪故選才於閭右蓋取洪範正人既富方穀之義而非有所利之也且謂之選則必擇其閭族之賢者而舉之非概用之而無別也納監之例濫觴於景泰漏卮於今日縉紳之子與商賈同伍例行舉貢一例挨選彝倫遂爲錢虜交易之地大司成止爲執簿撥歷之官祖宗良法美意掃地盡矣然非廟堂不慮此也救焚拯溺多用權宜此門不開目前何以支給愚竊念之朝廷既不能絕鬻爵之途亦常思得夫重爵之意生徒上納之後收入國學當愼擇博士助敎誨諭裁成之月有課日有程於挨年撥選之中又兼以經義之諳否□事之通昧爲銓次之先後既注官先試之三年嚴貪汚之罰三年中有犯卽時聽監察御史以便宜黜退三年不犯始實授之或清廉著名或仁愛遠播經上司保舉者卽陞方面毋得拘礙資格吁人生地天間遲鈍明敏雖有不同要未必無一長可取固有拙于文辭而工於吏事如黃霸之困于下者幸而輸財備邊之有塗入粟上馬之有令則籍是以顯吾之長於國亦無所損顧上之所以鼓舞作興何如

耳

陳建曰生員吏典納銀事例弘治以前猶暫行復止人數有限今則無限數無止息之期矣向猶爲接濟軍旅饑荒之用出于不得已今則接濟土木之工矣向猶以爲不美之政廷臣屢經議革今則尋習視爲當然爲常事爲不可已之規不可無之舉而無復有訾議之者矣世變于茲益驗

于慎行曰慶曆四年判國子王拱宸等言漢太學千八百間生徒三萬唐六千二百間今國子監纔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乃改建太學增同舍生二百猶未及漢唐之盛也本朝兩京太學號舍亦與相倣先朝教典方興生徒或至三千近惟會試年分間滿千人平時舉貢諸生大抵解散月朔講誦惟納粟生員數百不及郡邑大庠之數而使數十人星羅其上幾成虛設殊可嘆也

往行

宋訥字仲敏滑縣人元至正進士尋自韜晦久之皇明徵詣公車除國

子助教橫經發難爲諸生推暢其說既卒業人人如迷岐得路超授翰林學士奉議大夫尋遷文淵閣大學士會太學成貢生歲進日甚衆時新漸於化師生學弗辟卽往往爲訐矣上患之嘆曰師道廢久矣今師生相訐甚失體大學士訥端重力學可任太學師宜莫如訥而親爲制誥援尙父與周八百比之屬訥爲祭酒加朝列大夫訥既行中規矩不妄言談至是益莊痛澈抑故習務以躬行爲化徐乃序教條之提學挈鏟鋏不餘力然嚴而有恩一日移疾上遣來御醫診視而使中官諭旨曰卿發仵忌之祕修道教人天所助佑其專精祚近藥強餐毋忽朕意猶念訥命畫工圖其像有子曰麒主望江簿又念勅還使便養其眷篤類是也訥治事夙夜在廟靡寒暑間不能就官舍疾且革猶黽勉如初時麒等從諸師儒所請泣曰大人體罷矣願且就舍厲聲曰咄而何多兒女情且而翁自有見猶不慮丁社齋耶竟畢祭乃就舁歸不及家事憑几逝焉上悼甚手製文屢遣致祠爲給治葬事故文秩四品給葬事自訥始所著有西隱集十七卷外史氏曰聞國初諸生羣至難化觀几

柔巨木非數輩不舉斯亦見一端之頑梗矣天子乃為立臥碑重毀師流裔之法然猶不能衰止蓋漸染亂習者深也及宋司成一日躬行諸生舜不自拔汚濁之中寔令在前反不若陶鑄隨其後何耶蓋法齊貌化格心操要之術異也自古明王建國必以師哉

古廉李先生時勉為祭酒嚴毅正大極意造就人材初至令坐堂一月後乃散處於廂房列格致誠正四號號房中有家室者居外晨入饌堂讀書夜讀書務盡一更將五更復令膳夫提鈴循號喚起讀書或自潛行以察勤惰無燈者暗記示責自是燈光達旦書聲不歇學者感激競相勸勉先生每宿廂房每隔三五夜必召同鄉人侍坐或說鄉曲舊事或論詩文言簡而確聽者忘倦更深乃已別時必曰話久誤工夫自當退補且曰三更是陰陽交代時讀書宜二更即止過此時則次早無精神其愛人多類此正統十一年太師英國暨侯伯二十餘人蚤朝畢奏曰臣等皆武夫不諳經史願賜一日假詣國子監聽講上命以三月三日往先是太師率諸侯伯至日到監乃攜茶湯菓餅之類甚豐祭酒李

先生時勉命諸生立講五經各一章講罷設酒饌奉款諸侯伯讓曰受
教之地皆就列坐惟太師與先生抗禮飲甚歡太師累辭先生曰秀才
家飯不易措置願太師少寛後命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抵暮而
散此亦太平盛事也

陳祭酒鑑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常望之者起敬當會食諸生稍有
失儀卽待罪不輕容或有所稟嚴於對君師道卓立名重一時六館殆
千人凡升堂聽講會饌儀矩森嚴雖朝廷之上不是過也

王倎字廷貴武進人景泰辛未進士第三人初受翰林編修歷官南京
吏部尚書素善奕且所酷嗜及爲祭酒輒絕不復事其克制操執不爲
俗變類如此故教法修整羣士皆斂衽欽服凜然稱嚴師焉

耿裕字好問盧氏人清惠公九疇子景泰甲戌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吏
部尚書謚文恪嘗爲國子祭酒臨諸生舉教條嚴而有恩公而有法時
外戚年幼者奉旨受業公患其難教取其所當習讀者萃成一書授之
他日中使至偶持去上閱之嘉歎

謝公鐸字鳴治浙江太平人天順八年進士歷官尚書謚文肅弘治三年爲南京祭酒公先後在國學律己率人嚴立規約兩監中故有羨金公盡藉於官均贍僚屬搆書樓東西庋諸經史刻北監廟街隘益市地闢去其斜側又市廬舍二十餘區居博士助教諸學官諸生貧者贍給死者賻䘏皆出羨金不私入一錢

石瑤字邦彥藁城人成化丁未進士改庶吉士歷官武英殿大學士謚文隱己巳補南監祭酒敎法嚴選濟之以恕時閹瑾用事以勵精爲名士大夫當官亦附會振作監生查對軍冊有患病不容給假瑤力主之晒晾黃冊有不至者輒行典簿廳取供令其每夕書卯瑤以祖宗成憲不敢擅改笞之諸生感悅會廷臣議令納銀監生增報年歲或謂將揀選聽點人情恟恟瑤拘集至班令遞增一歲繳冊至部亦竟無他人益服其有見明年改北監祭酒敎法如在南時

孝宗勵精圖治任儒宿北監既用謝公鐸爲祭酒復起章文懿爲南祭酒謹矩度尚德化厲廉恥六館諸生翕然向風姑蘇尤徵母病不得歸

有晝夜啼泣公許之或謂例沮則曰吾寧以違制受譴不忍絕其母子之情聞者嘆服

王中丞雲鳳正德己巳爲國子監祭酒先生始被命欲堅辭友有遺書言執政者誦太祖有寰中士夫不爲君用者當殺身滅家語於是先生父大司徒公曰吾老矣汝置我何處乎不得已收拾平生詩文付門生周朝晉藏之泣而就道至無所饋瑾瑾怒欲重以禍竟不能得時國家敎廢先生朝夕講說約束太嚴誹謗四出值瑾苛政人皆危之先生不爲動六館士子卒感服先生欲更六堂名敎諸生讀小學以上達瑾聞怒曰王雲鳳亂成法欲代邪讓死耶先生以道不行怏怏求去會瑾下獄遂上疏乞致仕時當道有忌先生者乃改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先生復上疏陳乞准回籍養病

馬文簡公汝驥嘗爲南京國子監祭酒先生慨然曰自予爲司業固嘗念諸生善逸繩之今與諸生約度所能耳期勿犯犯必罰如懸格不解其時約有懲斯䟦勤考課稽德行肅威儀數事今制太學生出散諸歷

事出序視入不得越而捷者或因貴關說求越疾出不聽即序及故奪之日以懲求者蓋自是太學之教彬彬循循多可觀云

呂少宗伯柟爲國子監祭酒首發明監規教人以正心爲本忠孝爲先取儀禮及詩樂圖譜俾諸生講肄每試刻文之優者以式多士復申明監規五事一言舉人在監一言歲貢入監一言納銀例貢一言公侯伯子孫在監習禮一言儀禮一書當令士子習行上皆允行公在監諸生有疾必問而醫有死者必哭而歸骨其鄉有喪必弔且賻有孝廉著聞者則識諸簿牓以旌之又先撥歷示勸仍奏減歷以通淹滯於是兩廡六堂諸屬皆觀法清愼諸生皆以德行道義相先而禮樂並行聲容俱美諸公侯子弟率皆教樂學諸觀政進士及歷事學人數就而問業中官沈東亦時至聽講篤行率人勤於訓迪每有條約動遵右誼經書子史博讀詳玩並有發揮門生環向請益耳聽口授無倦容無擇言今先生沒已久門人列在仕籍者殆徧海內凡敦本斂華篤行孝弟恂恂然略去空談者即不問可知其爲先生門下士也以故諸生爲之語曰當

代非無儒先生則爲眞儒當世非無學先生則爲實學海內以爲確論或有以敬敷五教在寬規先生者先生曰寬非縱弛之謂乃日刮月劘以要其成而不責效旦夕故謂之寬然云敬敷則不可不謂之嚴也古稱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其意正謂是也今人才漸不如古豈眞古今人不相及哉內則祭酒外則提學皆有師道而以教人爲職者率多姑息假借而不知人才之日流也甘臨希悅違道干譽且非治民所宜矧以之教士哉規者不以爲然而先生持之愈堅國子諸生自是知所檢束而絃歌之聲禮讓之俗洋洋於京師首善之地也

羅文莊補南國子司業此缺員而不補者七十年時監規積弛士多逸每遇差撥爭論紛如公至謂放心宜收非管攝之嚴不可爭風宜息非稽考之精予奪之公不可持此三者甚力始而怨謗交集終亦安之六館肅如

朱大韶字象玄號文石華亭人嘉靖丁未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南京國子司業南都士習侈公謂漸不可長嘗慨然曰太學故養士地今諸生

皆誦法孔子而鮮衣怒馬六博蹋踘爲戲無有明於尙齒貴爵之訓者教之謂何宜如宋祭酒訥故事著功令示之不宜數考問以盡材已也

議三三又言八一三論三三公言之

孫公應鰲字山甫清平衞人嘉靖癸丑進士嘗爲戶部侍郎改禮部掌國子監祭酒事公在監雅意持風化造人才倣呂公柟遺意以舉人率多回籍自便以入監卒業爲耻不知當其在籍師儒之訓弗及憲臣之令弗加閭黨矜其資望有司遇之隆重身靡所檢而易蕩及入官材質已壞莫可如何矣宜徵天下舉人悉入監祖宗設太學非舉貢非勳胄恩廕不入祭酒司業爲朝廷作人于內提學爲朝廷作人于外必在內樹風教而後在外振紀綱今提學所擯斥者盡歸之太學倒置若此則太學毋乃爲提學藏垢匿瑕之所爲生員不才者之逋逃藪與甚且至遇不肖貲貨一入咸厠其中太學之汚穢極矣疏上俱著爲令

周文恪公嘗爲祭酒教授略如司業時而法加密即寒素子厲志修業寵異之如貴倖即諸小侯以習禮至繩束之如寒素子故事太學生日

給餐錢往往爲胥胥乾沒終歲不得公下令諸生持券詣祭酒受錢于是諸生皆徧給而錢所贏積幾十萬又令諸生貧病者先月受給死而無歸者特給資斧其餘大治學宮不以煩縣官

提學

前言

謝鐸曰提學官雖一方教化之司實天下人才之責權足以黜陟其間非如國學之徒守繩墨而不敢越功足以培養其始非如國學之坐視扞格而不可達蓋其官之所歷視國學雖稍卑而其職之所關視國學則最切故必得廉靜恬退之士而有嚴重剛方之操風採紀綱之中而有涵養作興之道者庶足以稱其任不然或矯激以賣公道或假托以市私恩在我者不能以不弃薨何以禁人之不如我乎弃薨在我者不能以不貪得何以禁人之不如我乎貪得科貢由之而繳人材以之而衰而在下之人固亦視其好惡以爲向背因其勸懲以爲賢否蓋又在所不必論也

楊文懿公與胡學憲書曰來諭謂今日士類知務名而不知務實知從欲而不知從理知求人而不知求己實天下之通患此固切中今士之弊然此三患者士非不知也直不能耳抑豈獨士之罪哉雲之所蔽洞無不冥水之所衝堤無不壞有惡洞之冥堤之壞而不咎雲與水也可乎今此患天下皆然而吾浙一方不能獨否閣下不爲一方慮而爲天下慮志則大矣然天下之患尚可責之他人吾浙一方之患非閣下誰實任之往吾游校今致仕布政司熊公鍊以僉憲提學政剛方正大人莫敢干以私士但知讀書修行以應舉耳故風俗美而賢材昌至今仰之若山斗僕仕既久而重設提學之官吾浙或匪其人致庠校之士奔競若流仕官之家請托成市風俗日以大壞故論者至謂提學之官不如不設之爲愈近歲僉憲張侯悅涖任亦庶幾乎熊公故奔競者化而恬退請託者變而靜廉風止波寧擅除蟻去有不得不然者未久陟去人嗟慕之閣下之來也吾固望其軼張侯以肩熊公雖閣下亦自以爲窮理守義而樸樕匡直抑揚進退動皆聖賢成法無敢妄有作爲宜乎

士習之滋美矣然猶不免乎三患而奔競請託讒飛蝸鳴反不逮張侯時者豈適遇人心世道之驟變一至此哉是有說矣昔宋人有謁韓大資求薦者程叔子謂大資居位不能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己是何理道范夷叟以爲士求薦常事耳而程子乃曰只爲有不求者不與來求卽與之遂致人如此然則今之奔競請託非有以致之而然乎昔閣下枉顧之日一頃轍得數書每書各囑數生皆怡然收之後聞在他郡囑書亦復不少皆未始一拒閣下自言彼雖請囑而吾實循公道不狥其私情何必矯激以拒之此固聖賢不避嫌之道然嫗女而人不疑其亂者萬古惟一展禽孔子欲應公山佛肸之召子路猶有不悅閣下焉得人人能亮其心哉所囑者雖非狥焉而自然見與暗者猶疑於心奸者尙得以藉口而況賞或僭施于故人顯宦之子罰或濫及於善良英俊之生而抑揚進退亦有果狥其私情而不由聖賢成法此奔競所以滋衆請托所以益繁也薦紳君子譽盛德而稱善教者必多矣非僕之愚直誰敢以此告耶由是觀之忿怒繞著而忖度其心亦求人耳不拒囑而

或狥之亦從欲耳若是而稱堯舜宗孔孟亦務名耳士之三患固其所也又奚責焉詩曰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論語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大學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戴記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漢書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聖賢之論無不若此僕前言不獨士之罪者豈無謂哉閣下誠欲稱唐虞司徒之職以淑孔孟及門之徒則惟舉士之三患而一一反之其何患之不弭然此實未易能醫者之療痛也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今士之患急矣請獻方以治其標凡官皆不可狥請託然或關一人一事耳諸生百官之坯教化萬事之本提學者固將陶治百官之坯植立萬事之本也一狥請託則諸生皆奔競而先壞其心術教化濛而人無禮與義矣諸生既奔競壞其心術則其入官何往不爾教化不明而人無禮義則政莫能道刑莫能齊故百官以之而邪萬事由之而弊非一人一事之失而已閣下往在廣東鄉宦頗稀請謁易聽今浙中仕宦如雨下郡凡幾人一人凡幾事十人而聽其九四事而從其三未

能慊也焉得事事狥之而人人悅之故吾計以爲莫若一切閉拒所至勿受書未考勿容謁或不獲拒而見請託則召其所請託之生對衆戒諭且厲其餘考則屏門子出入以防其覘題取試卷私記以防其潛換禁皂隸往來以防其遞文躬坐堂上聽察以防其傳講命屬官封卷以防其私議嚴視吏牘以防其改案既然矣於是較閱之必愼而勤品第之必明而當當進者必進之而無較移當退者必退之而無姑息賞必當功勿以私恩而僭且費罰必當罪勿以暴怒而濫且重若是則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奔競請託有不弭乎彼奔競者豈樂於走遠道尋高門而降心卑首委貨傾貲以乞憐於人哉一皆事勢迫之不得不爾請託者豈盡包羞而圖利者哉實多情義迫之不能不爾苟如前計則諸生必曰公考較公而黜陟當矣又焉用夫私雖驅之俾奔競亦不從矣時貴必曰彼憎書問而惡干謁矣何必取其辱雖召之俾請託亦不至矣風俗於是乎丕變賢材於是乎勃興尚焉有如前所謂三患者而勞閣下之慮哉但恐閣下以其有若矯激而不屑耳夫矯激固非中道

然亦未可概非之第五倫官二千石而躬自斬芻養馬前史譏其矯激然不害爲賢臣今世道日弊若衆皆奢也而獨儉衆皆圓也而獨方衆皆放也而獨約衆皆貪也而獨廉世必以矯激目之苟避矯激之嫌則必爲流汚之行而後可閣下將奚擇焉抑前計乃所謂治標之一方耳若其本亦無他但如閣下所謂窮理守義而且反士之三患可矣

崔公銑曰夫養士在乎學董學愼其人成化中提學御史孫鼎之貞孝陳選之淸方士奮其修正德末御史蕭鳴鳳懲惡嚴雖才不貸副使魏校敦行急受謗不悔二君皆遭搆去嗚呼學校何由而正哉

鄧文潔公答蕭公慕渠曰頃文學忻傳以爲師模孔邇矣已雖兩浙之命亦四方所觀也士習雖漓但人性皆善門下以正學帥之必收俄頃之效生叨南雍嘗書壁間云人多待教而興天則不言而信非漫語也又非獨士習也文體亦然主司所嚮在純而欲人爲奇不能也主司所嚮在奇而欲人爲純亦不能也蓋其操進取之柄大與空言不同迴狂瀾于既倒非門下壁立千仞不敢望矣

張居正曰書稱敬敷五教在寬所謂寬者殆以人之才質有昏明強弱之不同須涵育薰陶從容引接使賢者俯而就焉不肖者企而及焉如是而已今人不解寬義一切務爲姑息弛縱買譽於衆以致士習驕侈且谷司教者有一二方欲究之謫又崇尚虛談自開邪徑所謂以爲舉蠅負薪救火也本朝監規及臥碑所載凜若冰霜督學使者俱用憲臣爲之皆有深意

又曰養士之本在于學校貞教端範在于督學之臣我祖宗以來最重此選非經明行修端厚方正之士不以輕授如有不稱寧改授別職不以濫充且兩京用御史外省用按察司風憲官爲之則可見居此官者不獨須學行之優又必能執法持憲正己肅下者而後能稱也記曰師嚴而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臣等幼時猶及見提學官多海內名流類能以道自重不苟狥人人亦無敢干以私者士習儒風猶爲近古近年以來視此官稍稍輕矣而人亦罕能有以自重既無卓行實學以壓服多士之心則務爲虛談賈譽賣法養交甚者公開倖門明招請託

又憚于巡歷苦於校閱高坐會城計日待轉以故士習日弊民僞日滋以馳騖奔走爲良圖以剽竊漁獵爲捷徑居常則德業無稱從仕則功能鮮效祖宗專官造士之意駸駸以淪矣幾具員耳去年荷蒙聖明特勅吏部慎選提學官有不稱者令其奏請改黜其所以敦崇教化加意人才意義甚盛今且一年矣臣等體訪各官卒未能改于其故吏部亦未見改黜一人良以積習日久振刷爲艱冷面難施浮言可畏奉公守法者上未必卽知而已被傷于衆口因循頽靡者上未必卽黜而已見留居間于居間寧犯一時之官評而自甘挂流俗之謗議寧壞公家之法紀而不敢違私門之請托抑今之從政者大抵皆然又不獨學校一事而已臣等頃因南直隸提學御史褚鐵浙江提學僉事喬因阜赴閣會勅因查先朝以來相傳舊稿所載提學職任本自崇嚴且別項官員勅諭俱不開款獨提學敕開款殆如國學監規之制中間委任責成極其鄭重但居此官者不能著實遵奉自隳職守夫敕諭者所以命官分職而屬之以事者也彼既不能遵奉上命恪恭乃職而責士子以率從其

敎不亦難乎臣等查得嘉靖初年世宗皇帝常詔吏部將天下提學官通行考察改黜蓋僅有存者又詔禮部沙汰天下生員不許附學過于廩增之數今之士習凋敝已極即按先朝故事大加洗滌亦豈爲過但臣等竊以爲積廢既久舉當以漸驟于躁急人或不堪且約束不明申令不熟不獨奉行者之罪亦在上者之過也臣等謹將敕諭舊稿再加酌擬附以近日題准事例逐款開列上請聖裁備載敕內仍昭示天下使居此官者知上之所以責之者如此則雖被怨叢謗而有所弗恤人之視之知彼之責任如此亦將斂手息喙而莫之敢撓撫按以此覈其能否部院以此定其黜陟使人皆知敎本尙實而不敢萌僥倖之心則振興人才之一大機也仍乞勅下吏禮二部以後務要加意此官愼重其選其各見任提學官一體俱換新敕以便遵守臣等所言非敢過爲操切亦不過申明舊章以作新振德之耳

王文肅公與學院書曰江以南士習不比江北喜訛好幻幸加意關防如兒童替考換卷一人頂數名之類得澄淸盡絕亦一快也訛得舊院

曾有隔夜擬題被門子宣漏者亦幸愼之

又與王柱石學院書曰竊謂公虛道眼自能牝牡中索駿若必以吳士多得欵竅破其心則買卷防其號印卷其圖書舊案不查廩增所不查卽格眼册號簿亦不入院天青日朗誰置喙者

又與李晴原學道書曰學臺嫌地我輩踪跡自不妨小疎至如兩浙風聲則直爲從前執法第一此名豈易得者浮囂失意之輩其口豈能盡調然要在兄以定力定見守之蓋不佞眼中所見督學諸公有先介後通于正考嚴而遺才寬者定起于一念之畏說而不知正爲讒端也

又曰歙鄉士風乃當事所習知程試之暇所求崇節行厲廉恥以儆其不然至于閱卷一節悉昇前案不托一人縱有異同人自不得而議弟亦嘗與當事言之頗見許可已而復慮漏失卷面稍著圖書識認自謂神奇不知有心之士已竊指諸其後似不如愚見之萬全耳

申文定公答朱虞封學憲書曰試題太小于義理罕所發明不若兼用長短大小庶可以恭至評隲以得眞才耳

徐公頲卿與詹學院書曰竊惟文體士風與時高下今士子所業者久已離去本根習爲怪誕其佶屈似深其虛空似雅其詭譎似奇其勦襲似實不知精神心術悉逐于游淫汗漫而無所歸着他日形之施爲自然以凌踰爲廣大以矯亢爲廉潔以傾險變幻不可測識爲高明弊極矣世道人心惟明公轉移要在提本領尚眞積不爲虛巧所惑耳種種色相彼既不能逃于妍媸輕重之外又何足以惑明公哉承論限定書程隨時課業一二年間經書性鑑無一字不淹貫士子腹中矣取文必先拔典實者尤對症之藥餌也又曰士習溺于浮靡久矣其文愈工其學愈疎則以專精詞句不暇考傳註究本眞也要之他日實用惟以今日考訂精詳記誦浩博而後應用不窮且夫文先本義論策先記誦文能徹本旨論策能悉舉始末者必攻苦之士卽詞華不少逮仍當優錄以示風厲行之一年十皆棄剽竊之習求本原之學卽不敢望博綜今古而經史性理必反覆沉潛人人能晰其義舉其辭自是各隨其力之所至旁通涉獵必有古調綺談根核淵源至深且遠非若今日之浮靡

無當者胡安定掌成均歐陽公司貢舉痛排險怪之習欲學者曉然知吾儒體用之全功正此意也

管志道曰國初未有提學官故巡按御史勅書內兼及學校之事宣德中既設督學憲臣則其權已有所歸矣今惟兩直隸以御史提督學校故按臣不能侵其權而十三省之提學非副使則僉事也按臣得而舉劾之遂牽制而難于展布提學官既取定數人按臣復合而考之顛倒其高下仍另收遺才一二百名生員與儒童並進公道與夤緣相錯其最所稱奬而留情者外廉必多方檢出寘之高選其下中式之儒童亦俱移文學憲送入各庠肄業自是提學之權分岐路闢矣但此也提學官方考所屬而撫按官忽臨近境則必束卷而謁之是以奔走小節妨校事也撫按官一切慶弔應酬詩又多屬學憲送稿不恤其校文之勞按臣監試入簾必外索其策論一道入試錄中是以雕虫末技求憲臣也將焉用之此其所當核者三也三者皆循名責實之要務至于先行從言奬恬抑競以端士習尚有潛移默挽之術焉而臣猶未敢及也

李廷機曰間者明詔屢飭務端士習乃詭儒曲士未盡能蹈繩履矩共返太朴者是非文體難正也未得正之之道也語曰班雖善方不能舍矩倕雖善員不能舍規五經四書士林之規矩也今四書人人習之五經但治其一士甫明一經卽旁涉百家務櫛字沐句以爲當旁經雖昭若日星竟有置之不談者謂明經何是宜詔諸生治一經以外旁覽餘經以資博洽庶悉心于正無暇于邪而布帛菽粟共遊六藝之途是正之之道也語曰紫衣賤服猶化齊風長纓鄙好且變鄒俗言貴倡也士習之倡自督學使者今使者巡行課事優劣又率多好逞聰見務爲奇詭講字句之巧則命意新麗而本旨悖謬則以瑜掩瑕矣工理致之辭則反目迂爛而根極理要則以才棄尺矣所喜有榮所怒有辱誰肯舍榮而就辱去所喜而投所怒也謂宜令銓曹申飭督學使者務崇平正端士習仍或恣意妄取或隱僻不倫茁軋不軌者案覆之有罰庶倡率得人下將自勸是正之之道也語曰一夫持罟千夫臨淵一夫決拾千夫習射端人正士所謂罟與射也今風教播揚仁義灌漑世寧無沐浴

其中闡揚經旨繼往開來如周程張朱者在乎誠一有之而使掩于壓埃扼于制科徒令二三新進播搖筆端淪沒其下甚有垂死不就者何以激人心端士向謂宜令有司詳訪岩穴之下有洽聞強記闡道統者一二人厚加優禮以示激勸庶實學既崇虛文日息所謂絜之綱而示之的也是正之之道也語曰稂莠不刈嘉禾之累碔砆不辨良玉之玷今道家守法希夷佛教息心了性各持其荒唐之說以與吾儒角乃吾儒亦陽非而陰托之攻佛者尤甚以天地爲苦空視萬介若閒寂著述之際動輒剽竊一二以駭人所不聞不見此風寖昌罔識底止謂宜頒示天下痛革二氏之書有口及法關禪乘之說者必罪無赦庶異端既除正道益熾是正之之道也夫經術明則常道著表率端則模範彰方正庸則士心勸謬悠黜則危竅息返世道而淳挽人心而厚莫良于此欲正文體奚難哉

往行

葉公盛曰天地間事凡有人用如此工夫則必有如此效驗有是工夫

無是驗效雖間有之然亦鮮矣姑以予幼學所聞所見事明之廬陵彭祖其先生以監察御史提督南畿學校化誘型範皆有法禮部會試三甲之魁與高等多出蘇松應天如狀元施槃採花倪謙二甲一二名張和錢溥三甲之莫震是也

莊觀字居正歙縣人永樂辛卯應天鄉試初爲義烏諭陞辰溪教諭正統改擢陝西副使提學公首立教條次嚴紀律務期成德達才之效陝西疆里散闊山川險阻公不憚勞苦歲一躬蒞必得其實以故八郡士子爭先奮厲以學成名自立爲期若咸寧揚晢之占會元與蘭縣黃諫鳳翔劉俊相繼及第入翰林有名其他科進士者屢科不缺咸著英譽若都御史王竑任寧之類嘗曰學校以明倫爲先文章末事耳郡縣遵其化雖夷狄之俗皆尚其廉恥公德所致也諸生有聰慧出衆進益學業者則喜形于色愛養甚于至寶曰西人得此實翹萃者也立獎之以勵諸子俾各觀感以盡力其造就人才類如此九載秩滿例得陞秩今少保吏部尚書東閣大學士王公時以都憲出鎮關中恐公之去而士

子失望特爲之具奏陞擢本司副使仍董學校又三載

孫鼎廬陵人永樂間以鄉薦歷松江儒學教授楊文定公溥薦擢監察御史天順初提督南畿學政歲庚午上方北狩鼎小試罷謂諸生曰諸君從有司例當簪花燕飲第今日乃臣子枕戈之秋老夫不敢陷諸君于不義乃止與飲茶命從中道行自步送出諸門人皆謂得體公每巡歷戒諸生毋候迓舟行至學舍旁數夫肩小輿猝入無知者師弟子既集便問試之試文不以完篇題數首隨閱隨差次之比畢諸生猶在堂而已發文案私請自無所入有過者未始輕發惟自訟格其心而大戾者必黜一日庭中橘熟命摘與諸士同啖人一枚一士輒取二枚問之曰將遺母孫大稱賞令摘益予之其行與天台陳選大略相似二君江南士人人能誦之

蕭公鎡潮陽人宣德丁未進士嘗爲廣西提學僉事八桂諸生後仕潮者皆嚴事鎡適有以贓隕名者鎡輒取杖之論者謂是道也將亡矣今世學士私樹桃李一入其鄉惟其舉趾高耳蕭公亦有行古之道也

張悅字時敏直隸華亭人天順四年進士歷陞浙江按察司提學僉事始以糊名校士尋去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托覬覦屹不爲動而士皆帖服無敢干以私者所奬拔或出親進往往取高第爲聞人嘗曰古之聖賢唯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聖賢亦遠矣每事竭其公忠猶恐不及况復濟之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做官者悅嘆曰世豈有遵書本而誤者果遵書本而人謂其不善做官此特世俗之見耳行止有命豈遑恤哉性素清約自筮仕以至南京兵部尚書四十餘年始終一節

華亭張時敏悅成化中以部署出督浙學士子出其門牆者至今感頌如出一口先生性嚴毅而心靜一其待士眞可謂情法適中恩義兼盡者嘗聞有一士子考舉初不取復求試許之曰所作如初不可再懇求試復許之曰是作復如再仍不可方責而遣之凡公卿子弟即學業未精亦聽與科舉之試但列名最後而廩膳之補則毫不容濫與其得士子之心故宜矣先生之學得于靜存者居多每退私廨亦端坐書室閑

卷治牘無異公所未嘗妄接人事亟啓賓宴別號曰定庵亦稱情也

陳政字宣之番禺人景泰甲戌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副使嘗爲御使督北直隸學校立教條十五事設簿書以稽學者勤惰隨其資質高下而成就之大都以德行爲本文藝爲末未嘗輕易棄人故學者咸懷其德閱九載郡邑諸生文章奏保特陞山東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如故蓋前此所未有也先是積歲糧餉不敷庠序廩米折半支鈔奏言京師首善之地以培養人才爲先不宜吝惜小費詔復舊典士益激昂久之太常卿員缺吏部侍郎尹旻召歙指案間犀帶示意政對腰金尚愧非據敢溢涯分乎旻遽曰君言是也遂不果用

張廉憲和嘗爲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使乘傳以往君別于所遊一人而慘慘有異色言故提學受賂事絮絮不止君揖以還爲臥不食者一日乃指心難曰吾以廢一目又肩厚薄手大小而足長短其所至美而無醜者此心也有如人之言尙得爲人類乎獨宗吉自慶爲君置金帶持壽君曰君官以文顯吾屬之華也君至浙臬諸生訓諭就其賢否之

尤者而敘黜之其條教之詳可旦夕收効浮濤江遵海入山甚勞費暇息有故吏于君者自京來問嘗謁君君與語稍久吏出則誇於人有愚生者信吏可使就吏酌謀事吏許諾他日吏謁君君不虞有化吏既去坐至公堂試士外訩訩言吏故君固不知巡按官使人于君凡三往返而君罷試以謁官告以故君大怒徧索郡中得吏治以法杖遣愚生而事以白

陳公選爲南畿提學崇尚道學以禮義廉恥教化諸生病學者競爲浮華之文力欲變其故習徧歷郡縣居宿學宮默然端坐以身爲教令讀小學暇則習禮一時諸生翕然感化前後三年變化之語不見於衿佩

李遜學字希賢號悔齋上蔡人成化丁未進士改庶吉士歷官禮部尚書弘治乙卯授檢討充經筵官三載秩滿給敕命丙辰同考禮闈所取多名士尋用薦陞浙江按察司僉事督理學政公教人因材造就不專于文藝嘗曰士不知以涵養踐履爲務非學也每試封卷置號手定甲乙預決中員數名列後悉如其言私請一無所售時皆服其識鑒未幾

以其父正議公憂去諸生送之水滸多泣下木齋謝公歎曰李君何以得士心若此耶既歸汝南郡中之秀相率延公師事之凡經指授接踵科第者數十人辛酉服闋改陝西提學一如在兩浙時巡撫公交薦其賢遷副使甲子丁張淑人憂丁卯復提學山東公至未久教道沛然大洽蓋其條約簡易知其所存而人之信之自有不言而喻者矣戊辰召入爲太常少卿

劉節字介夫號梅國改號雪臺老稱涵虛翁大庾人弘治辛酉江西解元乙丑會試第六歷官刑部侍郎爲四川提學僉事欲疏終養母止之曰汝當成賢圖報勿以我而後君也汝昔赴考貽我慮多矣按歷必毋憚遠庶體我心乃往蜀申條約正倫理首明關睢之義婚姻以時縉紳斐然向風歲試諸生雖僻壤必至遵母教也少師石齋楊公言諸朝曰吾蜀董學得人矣

陸文裕公深嘗謫延平同知惟感恩自咎買舟以行至任躬勤氏務陞山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教條法約盡滌積弊黜王府從良優人馬氏子

入學校者增氣陽曲生員劉鏜父爲知縣笞死訴論于趙御史反笞鏜
下獄公入辨不得直即劾趙挾私庇屬毀辱學校趙亦論公自解刻差
董給事往勘得實公復職趙外謫

蕭鳴鳳字子雝號靜庵會稽人弘治甲子浙江解元正德甲戌進士歷
官按察司嘗爲南京提學御史陞河南按察使仍董學政時有大臣在
內閣以故怨搆誣其鄉人谷生者欲假手甘心先生廉知其故不爲處
乃復爲其子弟甥壻請托又弗許由是憾之嗾言事者劾先生及廣東
提學副使魏先生校二先生皆當世名儒疏下吏部恐怫臨穎意乃量
移先生于湖廣魏于江西皆兵備副使南御史上疏謂二人皆長才碩
學宜大用不宜左調值臨穎去位乃更先生廣東魏河南仍各爲提學
副使廣學政久弛魏以過嚴獲譴先生繼之不少貶復爲怨者所搆先
生不辨唯疏求解職竟復論改調竟不復出西磐張公爲尚書檢差庶
寮欷歔嗟嘆者久之曰士失養于學校而顧稽之於既仕殆猶使不教
之民戰也宜其鮮完人矣近時如蕭子雝魏子才之爲提學其人豈易

得哉薛公應旂嘗謂歐陽公以宰執可爲翰林學士決不可輕授余則謂學士可爲而惟提學不可輕授蓋士習之汙隆世道之升降由此而出也

宋憲副端儀嘗董學廣東既下車嚴立教法大要以崇本實黜浮華爲主而痛抑奔競革奸弊以防壞法之源纖悉具備皆鑿鑿可行所轄諸郡縣方行民□之例富家大族爭欲遣子弟入學以圖倖免至于各學生徒廩缺亦皆爭請補干托紛然甚至有行賄賂者君曰是吾行未孚于人也于是凡一士之進一廩之給咸秉至公雖忤權貴弗恤也所屬廣州析番禺南海增城三縣地增設龍門縣并立學補弟子員時請託之風猶未彌君乃覈三學之士産所當析之地者又試其中之堪廩食者翼日立之于庭以廩增之額定于簽數足而正自是廣之人士深信服之其後新寧亦設縣遂無復有請託者矣君蒞官不立赫赫之威務欲以身表率諸生考校命題不先立己意一以經傳爲主試之日端坐俾其從容思索展盡底蘊隨文取去有戾經傳者雖工不得寘前列學

者駸駸乎知所嚮方而君亦不憚勞勤雖蠻烟瘴毒之地靡不躬歷若瓊崖諸州遠在海島中前此有九年僅一試者君未及五載已兩涉鯨波矣

田汝耔字勤父祥符人弘治乙丑進士歷官副使嘗為江西提學僉事江西雖號文邦士習譁恣尚請託提學官考試列第不合素所評輒吺讙徑去善宦者先陰防衆議參以今試者列名下之勤父惟據試文勤父雅好秦漢諸家書刻行史記往以舉業譽者勤父病其腐置下列又遵勑論賢知府伍文定同知曹號四人及教官十二人及退居御史宋景逸士某俱上疏薦又劾知縣及教官不職者十餘人憲臣及僚惡其侵官乃共與謗當考察時南臺劾之調山西謗起共欲擠入不測然止言其乖方他無可摘也古所謂因貶見褒者歟

胡憲副憲嘗為廣西提學僉事不可干以私試畢詣學傳籌召諸生以敍上講書史令人人自以所得自陳誦舛謬倫其輕重使人人各饜其意而去立為程法君亦依程法夜張燈觀書至丙夜不輟云

江潮貴溪人嘉靖進士提學廣東嘗歲考知霍韜以魁天下金山必連第復置山于二等責曰汝本有才何杜撰呂申公格言以欺我日後事君不可如此後以戶部主事兌糧江西果陷宸濠黨士林多神之

王雲鳳嘗爲陝西按察司僉事奉勑提督學校道過陝州父老擁輿號泣如別父母自卯至巳始獲出郭至則敎人先德行後文藝鋤刁惡拔信善崇正學毀淫祠學政肅清敎人讀書自小學近思錄始次及各經史語學者以聖賢之道曰立志以堅趨向之方主敬以養清明之氣讀書以究事物之理愼行以致踐履之實勿妄意高遠忽於日用之常勿過爲詭異出乎人情之外故以五要肅士心曰敬以收放心靜以定躁心誠以息妄心公以滅私心正以省動心九容飾士身曰頭容直色容莊耳容審目容端身容靜手容恭足容重坐容正立容直揖容肅拜容懇以十有一行正士敎曰孝事父母弟事長上恭事師範睦事宗族遜事鄉黨忠于謀人信處朋友禮馭行事義馭接物廉馭貨財耻馭過愆以九戒敦士禮曰冠禮以重成人戒無序婚禮以重夫婦戒論財喪禮

以重哀死戒浮費祭禮以厚追遠戒苟且射禮以觀志體戒無德鄉相見禮以觀和敬戒侮悍鄉飲酒禮以尚齒德戒偏私慶賞節禮以觀忠愛戒惰慢鞭春日月食禮以觀報本戒忽略又立四科以待衆士曰求道科以待上士讀書科以待博士學文科以待俊士治事科以待材士以二十有一過禁士愆曰逆親及當喪用酒肉曰期功赴席請客曰兄弟爭財曰不睦親族曰不和鄉黨朋友曰姦曰盜曰賭博曰宿娼曰酗酒撒潑曰好酒破產曰妻妾失序曰侵占田土曰誆騙錢債曰包攬錢糧曰買賣官物曰教詞寫狀曰暴橫鄉里曰出入衙門打攪驛遞曰把持官府挾制師長曰事佛飯僧師巫賽會曰造言生事浮躁驕奢立十政以收士曰聯齋號以聚士謹衣巾以肅士禁入酒肆以貴士端學官以教士鼓提調以督士置三等簿以造士拔公直生以稽士選社師以養士訪賢能以式士禁詔呼佞跽以振士

萬士和字思節宜興人嘉靖辛丑進士三十六年提學貴州選躬方正師道尊嚴士類蒸蒸丕變黔俗萬山中田疇錯壤民故艱食公念士貧

者別無以治生乃出鍰金易粟八十石稍倣晦翁社倉遺意使貧士得春食秋還而爲之記曰力有不足于己可以望之人効有不見於今可以圖諸後區區數十石之粟其濟幾何然其繼而益之後來者又繼而益之月計不足歲計有餘使士也少脫稱貸塡壑之患心斯慰矣此某所望于人而圖諸後也又曰一人倡之後人從而和之則其事可久一人作之後人從而壞之則其事必廢居有頃公去有馮公成能者覩督學義倉之意慨然咨嗟咏嘆于是以粟易金益以俸薪百八十緡置水田二分實計四十畝每秋成積貯視諸生貧乏有差而多寡其數無改萬公之舊第務增拓之至今黔士不忘馮公德而益思萬公賢萬曆官禮部左侍郎蟻衣生曰萬履庵出粟馮緯川市田二公之意仁矣今田具而租不入皐在豪佃春貸而秋不還責在貧士而二公之仁或幾于窮奈之何哉

徐文貞爲浙江督學時有二生爭貢譁于堂下徐公閱卷自若已而有二生遜貢譁于堂下徐公亦閱卷自若居頃之召而謂曰我不欲使人

爭但亦不能使人讓諸生未嘗讀教條乎連我也在教條裏頭作不得
主諸生但照教條行事而已由是爭者讓者皆自息
趙公鏜字仲聲號方泉江山人嘉靖丁未進士歷官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嘗以御史視南畿學政時賓興期迫諸生待試者萬餘人公刻日校
閱不十旬而遍諸生呈卷公泚筆加點一瞬而盡已數十輩踵至亦如
之時論服其精敏其所取士常在驪黃牝牡外不以聲句間或通卷抹
撥而寘高等或敍次稍抑而獨呼召使前對衆稱揚之後皆取科第以
淹滯崛起者不可勝數至其訓誡嚴整務以明義理執節槩爲急功令
肅如也時津塗有所請寄悉泥不行
趙淵字弘道□□人□□□進士官參政嘗爲四川僉事攝學政數
月而士之好進者不爭向義者感悅明年癸未監察御史陳察薦改督
貴州學事察士之貧且賢者從而衣食之其情弗率者薄罰而告誡之
嘗云聖人謂柔遠人柔之爲言不可不深味也
陳公鎏字子兼吳人也以按察僉事督四川學政公雅好經術砥士行

而不務爲操切詭激于文取朗洞爾雅然亦惟陳言之務去蜀俗爲變當公之試諸生也第待其文甲乙之畢卽付郡邑庠不復問爲某子甲有無知名士以故居間遂絕而所識拔若張中丞肖甫輩皆時名士旣貴而造公廬或以書贄謝者公戲答曰嚮者吾知君實不知爲君今者君知我我又不識爲何君也後先己酉壬子得士皆公造而其于錄公文居多

王大參愼中嘗爲山東提學憲副使齊東故習所屬謁上官多用輿臺之儀學官亦修之莫恥爲詬先生痛抑喻戒令以士禮見嘗曰師必自重而後可以敎人若輕其師自輕其敎也一時學官爭自磨淬轉相訓飭而先生之敎昌明顯行至於品隲文字再不復閱見者咸驚爲神日看百餘卷皆徹首尾批抹黜評無一語漏略而高下其等不爽錙銖盡得諸牝牡驪黃之外昔人所傳一目數行下筆翰如流實先生其人矣中麓李公爲先生立傳有云曾寄高等士文百餘日後無人不發身者甚至有生童試文一篇卽許其終身所造如殷棠川學士谷近滄司馬

皆以同年入試大加賞識遂越諸生超等補增不知何從得之初山東士子見先生所爲廣東錄爭相慕效先生自以所作雖峭厲雄奇有可喜然不足爲式而所談乃成化弘治間諸館閣博厚典正之格士由此知嚮往其文一出於正凡經先生識拔者皆爲成才美士致位通顯輿論翕然

林大參偕春嘗爲浙江提學副使每竣試時出命觴登覽生徒童冠皆聚觀之先生召至前賜之酒笑曰對游山客可試共飲宗師法不可干也

學校

前言

謝鐸曰京國四方之極天下所視以爲準則者也順天應天二郡實爲京府大興宛平江寧上元四縣皆爲附郭見今學校之設惟二府有之而四縣皆未嘗有蓋雖統于所屬轄實以府學之生徒悉皆四縣之俊秀與其儲養之濫不若選擇之精之爲愈也不然豈以京國首善之地

而惜此一學校之官哉奈何今天下附郡縣分不拘多寡俱各有學其視京府實爲冗濫宜從順天應天之制凡附郭一縣例增廩膳十名隨其縣之多寡以爲增益上以府學教授兼領其事生員雖益而官不加多庶幾冗員稍革而風敎之責亦稍重矣第今之爲官者類喜添設而難于裁減殊不知增一官則增一官之費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天下冗員之可減者寧止是哉

余珊疏曰今日選才莫先于學校而學校之敎莫要于立師古者大司徒以鄉三物敎萬民賓興其賢者能者其得人之盛莫可尚已漢唐而下雖有太學郡縣等學以養士賢良孝廉明經進士等科以取士要皆師道未立名實乖謬曾未得古人才十之一奈何欲效周官之治乎我聖祖立國之初最重師儒之職非明經宿儒不得充補是選故師道尊嚴一時得人于斯爲盛近年以來進士滋多不以是職爲重每強甲科下第舉人任之有不願就者止以一種無學術無節行歲貢老生充位而已所上司每以奴隸待之師之云乎請今後學校之官不必廣授濫

設如是之多惟精選耆儒宿學才行之士試中而後授略倣宋元豊故事天下郡縣學不過五六十或七八十員而已仍責內外大臨藩臬等官一以師禮相遇無使奔趨跪拜至于奴隸則彼皆以道自尊而人亦尊之樂于教育無負厥師矣其督學憲臣之選亦不徒學行之優也又必求其年力精敏甘淡薄耐辛苦者爲之責撫按官督催巡歷無間險遠每年一周如得異才加人數等者每年終將試卷封送禮部勘實通其姓名于朝廷而師儒督學率以九年爲斷課其德業徑陞京秩以酬其勞如是常才及不稱職者先後查黜亦不許妄呈禮部至有冗濫之失其果累試異等曾無過犯或阨于時命累科不第以致歲月蹉跎者量授一官如今待詔文壁故事無使後日貽黃巢李振落第之患斯儲賢有素取才無窮人才恆盛而不彫矣

丁元薦曰青衿者朝廷儲爲異日之用者也士之自愛與上之愛士若處子而今蕩然矣方其成羣而呼有司畏之如虎一遇孤弱有司置之若棄方其譸張爲幻則藩臬之長降堦稱公稱兄甚至柄文者與諸生

媾而和矣一旦勢去則門隸得而稱汝家奴可以僇辱夫使士而含垢忍恥等于凡庸于國家奚賴又或靦顏市井攘臂脫巾衣冠之恥兩者責在乎師儒也一省二講一郡兩起軫兵民之變有加焉而當事者玩不注意竊以爲天下之處子不必皆良婦未有女不處而婦良者轉移顧化上關國脈下係士風涓涓不塞江河誰障

袁表曰學校者國家所以育英才者也上而黼黻王猷下而倡導風俗皆由此出士之游息其中者亦當自思其重而不敢忽可也我太祖以歲戊申開國明年卽詔天下府州縣立學其太學之立乃在未登極之前三年乙巳歲也在內總之以司成在外督之以憲臣可謂重其事矣然所學者皆無用之文所謀者皆干澤之事而其應上之虛文又皆不克盡如經義表判論策之詞率皆綴拾緒餘略無心得以經義言之不攻體貼專尚浮詞逐靡闘華自誇高調而凡所引用漠然不知來歷以表判言之抄成四六顚倒鋪塡或誤記而錯用或妄用而強排以之陳情達意問刑擬罪無一相干論者所以發揮義理論列事情者也今則

陳言塞白輳合成文策者所以折經史陳世務者也今則摘定名目抄成活套一遇考試不對其所問而對其所不問略過本題含糊還就謂之淩駕問答之體固如是乎竊意此皆由朝廷不重教官之職故無以振作士風蓋今日教官多是歲貢挨撥而歲貢之條凡生員一食廩惟計年之久近年滿赴選又限以資格故加意作興者少而蘇湖之風不復見也愚按生員食廩係于憲臣之一考一時偶得豈盡賢才奈何授以師儒之重任哉意欲將民間俊秀通一經者入學試通二經者補增廣生試通三經四經者補廩膳生試通五經者送入監一年一試毋得弛廢如浙江一省限貢生四五十員此縣不足足以他處如人才果乏不必求備也到監當厚其廩給仍尊太祖積分之例注官既注官仍聽科舉雖數年陞轉之後亦不禁惟以非禮去官始禁之不拘入官未入官能以五經中鄉會試者選府教授其州學正縣學教諭等以通四經以下科目出身者選爲之三年政成上者又補翰林次者補郎屬又次者補有司政未成六年再考之稱職依次陞入六年未成九年再考之

稱職則陟不稱則或黜調凡入翰林者非通五經及博雅之士不可濫進餘通四經以下一經以上中式者不拘教職京職及雜職能復就試以五經中式亦聽備翰林之選兩京外藩督學之臣卽于翰林差出未經差者不得入經筵如此則教官之職重督學之選精而人知自愛士知向風矣

中文定公曰古者畫井授田不及于士而士不患貧者非家賜而人益之也考其時力田之民靡不足于俯仰而各以其私衣食其俊秀之子弟其子弟雍容燕衍日習于絃誦之業而無饔飧朝夕之憂所謂寓養士于養民相濟而相安者也古之道也井田廢壞皇澤壅閼天下有凍餒損瘠之民而後有阨窮困乏之士或短褐不完藜藿不厭靡所資藉以糊其口則北門有終窶之嗟其究也隳阻其地情窳其業軼而之矩矱之外則子衿有佻達之刺余誦其詩論其世未嘗不喟然于王道之闕而扼腕于士之不幸也

又曰國家建學設有廩餼以待士之異等者然循格而升及額而止以

程藝不以恤貧士來不勝收也而學田之議行焉其田隸于宮博士領之其入以給多士貧者受之斂散有經施賑有度變通于法制之所未備而灌注于恩澤之所不周乃得以濟其阨窮而紓其困乏倘亦養士之遺意而古道之不亡者與

又曰士習淳漓學術疎淺徒剽一切支離誇誕之詞以相炫耀問之古今事變義理本原則茫乎鮮有知者必至心術頗僻行履猖狂將來致身安所責其實乎今因不能驟變亦望稍以強記博聞砥節修行風厲諸士必有聞而興起者轉移率作深有冀顧于當事也

王文肅公曰自念爲諸生時學宮弟子惟屏息待主司之命今則月試季考俱有先容郡邑長貳稍自標榜卽羔鴈日集其門此風一倡遂如闤市

往行

吳縣舊學卑隘科目屢闕巡撫侍郎周公忱始一新之未幾邑生施槃狀元及第

廬陵孫鼎宜銓教授松江一時東西稱善教者無踰焉正統辛酉京闈鄉士百人松舉十五人五經魁占二人

崑山教諭嘉興米士章先生季考月試勤而且嚴其考二塲文字厭人作詔誥以字數少不能襯貼論文必欲其習四六作表且授以作表之法曰起語須切題不爾則號大家饅頭矣崑山科舉不乏之而未有刊文學字者正統三年南京所刊進新唐書表爲崑山鄭文康六年敬天圖表則予所爲後科則太倉軍生陳銓皆刊表皆先生門人蓋先生自崑陞鎭海太倉學衛教授也凡是皆不可謂之偶然有志者其亦可以鑒之哉

陳洪謨字宗禹號高吾武林人弘治丙辰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歷官兵部侍郎嘗爲漳州知府學有泮池渠通潮汐湮廢百餘年公濬之潮至池中科甲遂稱盛學樂器久壞遣人求泗磬請神樂觀知音樂羽士選俊民百餘人肄習仍刻大成樂譜傳焉適琉球使者過漳聞而來觀皆合掌捧手稱嘆而去

戴冠字仲鶡河南信陽州人正德間筮仕戶部主事以國用弗充奏裁冗濫激倖者怒謫廣東五羊驛丞再起歷延平知府規儀整肅勤勵有常每晨秉燭升堂治事事無留牘待屬以嚴馭百姓以寬尤留心學校每朔望五鼓詣文廟行釋菜禮畢蒞明倫堂掣簽諸生進講有不諳者即施楚教仍給各生課簿一本講畢陳課考驗諸生亹亹受教焉

張太守芹徽州人郡有紫陽故山城西三里許舊爲道流所宮晦庵常以其考韋齋先生舊遊之地而扁其漳溪之居曰紫陽學者因稱晦庵爲紫陽夫子然書院遷作不一皆非故山公以名不稱情恐不足以慰先賢之靈乃即故山撤道宮而新之觀者咸嘖嘖嘆賞曰新安士子久藉兹山之重今日始歸之因榜其枋一曰崇正一曰仰高而院之東西作求志懷德二堂以便諸生靜習日助薪米親沒不能葬者爲葬之

吳淮鎮江人由進士嘉靖間爲黃州知府簡重平恕務以文學飾吏治文廟禮器未備者銷淫祠鐘鼎及佛像爲之建號舍二十楹於東坡書院拔兩庠諸生茂異者數十人講習其中躬自校藝一時人才稱爲獨

盛士人生爲立祠王廷梅有記

敎官

前言

太祖高皇帝曰古今賢能首以學爲本次以操持輔弼其所學斯二事旣行則善名於兩間矣然以今言之則學有先後人有靈愚所以曩之學者爲今之所習者師惟師模範其志竭胸中之所有發世之良能不隱毫釐以訓所習者未聞物不稟於規矩而能如式人不帥於師敎而能循理以斯論之人之循理物之如式必規矩而師敎之朕所謂師必盡師者之理學必盡學者之誠所以學者學其所至善操者操其所不齊持者持其所眞誠二者備矣奚愚頑者耶昔仲尼入周廟閱西階有金人焉三緘其口斯所以戒愼妄言者或理道之詞未嘗拘禁今去古旣遠失其所傳反以此而助姦愚愈覺修道之敎不明也且以李思迪焉懿言之職當諄諄功而訓者也而乖理綴非果誠相信乎斯不但非理而又甚不知悉義而報人者也日召同遊朕所慕者慕其所學望其

時或有言使朕得聞嘉言善行不亦樂乎而乃非有所問終日緘默有時遣侍東宮暫遊時刻朕欲彼時發先聖之幽德以資後嗣及其至所在亦緘默不語但瞪目視之而已或旁有言書者則因而問及不過就他人之所言而答畢後未嘗效誠補其未知者也此蓋其所學祕其所操耶抑持其所能務獨善其身耶其懷姦伏詐朕所不知因是故勅師徒必達操持之所以然良能矣

丘濬曰按禮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而後民知敬學祖宗最重教官之選往之取之耆儒宿學其後科目興乃取之乙榜舉人其有優異者不次擢居顯要故居是官者人人自奮莫不謹身飭行嚴規立教善人多而風俗美朝廷得人之用皆繇師道之立也近世師儒之職日輕公卿藩臬略不加之禮而乙科舉人多不屑就乃取歲貢之士為之徒取充位而已其于教法者蕩然已竊謂自今宜如宋人慎重其選不必備員仍勅有司申明憲綱以禮待之超擢一如國初庶國家收得人之效乎

丘濬曰人才關乎世道士風關乎民俗學校之官又關乎人才之盛衰

士風之邪正者也在提學則曰此寒官也不計其文學之優劣而槪予之以上賞在巡按則曰此寒官也不視其職業之舉廢而悉視之爲閏位遂使此輩自分爲坐食之官漫不知書課爲何事留心敎化者蓋數十人中無一人焉閱其考語則多以善敎許之上官旣不屑了于敎職則爲敎官者安得復規規于敎事耶薦舉之疏總屬空言考核之法祇爲虛設耳此處佐貳敎官之積累也

耿定向曰余束髮爲諸生偃蹇黌序蓋十年所更庠師凡六七大都如出一型其不爲子雲所譏刺者尠矣嘗覩里中諸寒士擔簦徒跣爲俯仰計良苦辛也歲時饋遺聚族而謀則又以無能修儀爲楚或稱貸拮据以往至學宮前頭岑岑加重足儃儃不敢前旣候之署閽人預探有贄已乃出見見則往往以怒容盛氣臨之已納贄則手受納袖中默以指度腆菲稍如意始降顏色相遇否則怒益熾設諸難督過若責償夙逋然諸寒士低徊逡巡曲辭竅說第得免譙訶以出則自幸矣乃富室豪族子弟至則輒款狎杯酒交歡甚至謔浪媟褻無復夷等而富室貴

族子弟出則揚揚捫腹部騶奴橫行衢街間覩朋儕旁若無人目流視之而已余每慨然太息焉不謂禮義相先地而陵夷至此極也余弟子健補弟子時猶髫也釋菜歸而邑邑無歡余詰之曰父兄覩汝髫年得泮游爲榮矣而不色喜何也弟曰吾嚮以學宮仁義府也而今殆異所聞矣吾始偕諸生謁先師纔升堂伐鼓拜揖禮成庠師儼然升坐吾儕肅而待意初見必有發教吾方延頸以聆乃庠師旋從容坐起掀髯信眉而揚聲曰若等公堂幣金尚不具何也今而後不辦者視吾夏楚諸士慄然而恐吾爲之赧然汗下矣若斯而謂爲仁義府耶游之不足榮矣

往行

國初命禮部乙榜舉人署教諭訓導事者給俸三年入禮部試試中計所教諸生得中鄉試就進士出身資格遞陞一級否從本級其下第而所教人中鄉試者與實授九年通考稱職平時不稱職黜陟否仍署職減俸十之五乙榜年未三十不願署教職者聽

洪武二十四年教官訓導有給由到京者上召諭之曰汝等皆老儒來自郡縣民間疾苦稼穡艱難悉爲朕言苛嵐州學正吳從權對曰臣爲學正以教訓爲職業民事無聞山陰縣教諭張恆對曰臣守職常在學未嘗出外于民事無所知上謂二人曰豈有久居鄉里不與人交接縱學校不出每月朔望休暇併四時節序朋友往來于民情世務豈不談及汝二人概言不知詐也古人自居田野心在朝廷伊尹耕于莘野嘗以致君澤民爲念及出相湯發其所蘊以安天下甯戚未遇扣角爲歌自薦於齊桓公佐與伯業漢賈誼董仲舒皆自田里上書數陳時務議論得失唐馬周不得親見太宗且教武臣言事古人不得進用汲汲求見于君欲行其所學今汝等既集朝堂朕親詢問俱默默不言學聖賢之道者果如是乎又如宋儒李沆爲宰相佐眞宗日以四方水旱盜賊等事奏之同僚以爲細事不然其奏沆曰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有所警懼不然則留意於土木禱祠聲色犬馬之事矣此雖君不問尙且將四方水旱等事日奏于君今朕以汝等皆儒者故詢以民事意必有益

朕言乃反支離其詞竟無一語宋儒胡瑗為蘇湖二州教授其教諸生皆兼時務治民治兵水利算數等事當時得人皆由其教有法今汝所言平日在學不出則所教何事民情不知世務不通所訓生徒雖有聰明賢才亦為汝等所壞使天下教官皆汝等所為朝廷焉能得人二人皆違汗失措竄之極遠邊榜諭天下學校使為鑑戒

孫貞字宗正南昌豐城人洪武辛未貢充國子中癸酉鄉試歷官國子博士甲戌登副榜者百六十餘人貞與焉詔三等銓之貞得教授紹興高皇帝進諸上等者近陛前諭以教郡之道且命吏部錄其名以俟擢用貞銳然思副上旨即振教規務行公正有施御史者按郡甚嚴私于給事徐氏子既令充增廣生又升而廩膳之貞諍不可御史氣為沮郡官皆從旁私語使姑許之退可改行勿與面質貞曰君子與人以信焉有今日許之而明日可改御史知其不可奪遂止

黃鐸字希聲永樂中鄉貢舉人嘗教授崑城自題其座隅曰非公事不入縣門地每從遊者初至三日不授書惟命以正立正坐必欲堅不動

或怪以爲問曰讀書易耳爲人難苟坐立未當他何望焉識者以爲善教

曹公端爲教職留心窮理之學在霍庠造就士子務躬行實踐弟子出其門者亦循循雅飭遵其教不忍違後調蒲庠士子爭之不釋竟終于霍邑人皆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其座下足兩磚處皆穿靜專之功居多方岳重職不敢待以屬禮至其邑必謁之凡考校諸生必請端主其去取事畢乃還父好善信佛洎聞端言聖賢之道卽從之于是作夜行燭書以與父誦之所著有四方詳說太極圖解傳于世

魏文靖爲松江訓導汲汲成就人才諸生在學讀書者俟一更公輒攜茶往視之見書聲者供茶一甌至三更攜粥以往尚有誦者供粥一碗如此者亦不頻數問一行之士子感激

羅用俊泰和人舉貢士初仕爲青田縣學教諭進爲安慶府教授故事歲時及諸生入學諸生咸具饋贈用俊于富者不計其來與否貧者非止不受且有所賙云某生將婚知無以爲幣乃解金助之某生屋敝無

以為居乃助金與修之某生貧甚嘗假金若干後知其不能償遂焚其券學堂敝廢即捐俸補葺之不煩有司其重義輕利一出于性成如此

楊璟鄧州人天順八年教諭江都性醇謹每宿堂後寢室課諸生誦讀仍置二生遞直鷄鳴起侍戶外輒隨往各齋所驗諸生勤惰暇則召諸生講說理義歷數年如一日諸生亦競用奮起所籍成名甚衆

孟震貴州宣慰司人成化丙子鄉舉正德間任雲南府教授修潔簡默在任九年未嘗妄言笑三日一課諸生令屬文違者輒笞責之諸生于父兄鄉黨稍有違犯無弗知諸生皆恐守業不敢嬉遊郡中至今言教規必曰孟師公兩典文衡六任教職皆有賢聲士大夫稱六學先生

陳雲逵字中夫弘農人為蘭州學政以經術六藝造士諸生有餽必卻之後為國子監丞時崔公銑以舉人卒業國子歸先生贈言三章一曰日用間須要點檢口之所言與身之所行不相矛盾斯為善學一曰躬行倫理而不齒人之至者莫是過矣一曰公正處己寬恕待人自不覺其地位高矣

李長史勳初爲新野訓導新野地易數市妖游食甚衆公病之號于衆曰教化所以關風俗風俗不經教之辱也今聚倡優誘無賴爲奸汚諸生行有樗蒲蹴踘射注能傾人家夫民性若水易下也耳目染濡將室家弃潰敗産廢業父兄何利焉其共逐之隱弗告者治如法未幾奇衺爲之越境而徙

楊中丞繼宗嘗守嘉興國初不樂仕學校乏人每提學考選里胥必以其雛而人又多以計脫公嘆曰人才國家之利器今若此何以爲國乎乃廣建社學擇師爲教八歲以上不就學者罰其父兄歲終羣試進其秀者補弟子員復其家顧其不及時與諸生講解經義點竄文字季考先德行次文學以勸懲之又刻惜陰警世二圖及方正學宗儀九首頌示學者人知向學實自公而于郡邑學官皆優以賓禮見必茶話移時乃去賓興有宴必列之上座曰吾爲郡父母諸君則教吾子弟者也義同賓主豈可與屬吏班哉其有倦教亦譙讓之曰有司廢法貪墨其害止于一時然未嘗不受天道之報學不能盡心教人致悞人家子弟其

遺害有不可言他日天道報應又將何如耶自是師儒各相砥礪惟恐有過云

黃傑字一貞福建同安人學者稱爲忍江先生以貢爲麻城司訓初授官命下時一夕念之不寐竊謂官以訓導名豈漫哉卽字義從言從川朝廷欲吾諄諄以善言與諸生相切劘也而導字又從首從寸則又欲吾首躬行以倡諸生不可踰尺寸矣非徒言也顧名思義厥任爲艱耶既至有緇衣欲葺梵宇持籍丐于先生曰嗟吾亦孔氏之守祀也吾目擊吾孔子之宫邑令聞妥靈而不能謀吾時時心惻矣而顧爲若謀耶邑令聞感乃亟爲葺理殿廡方先生言不辯而中類如此尋先生陞海康掌教行邑之士紳弟子追送者無慮數十車馬塞途先生瀕行留衣一襲遺代己者寓相傳意尋代先生者雖不能盡繼先生志然亦感先生意指待先生不虐矣

李克恭字敬之益都人正德丙子歲貢授晉川學訓導君廉有素無所受于諸生而某某顧時時荷君賜諸有喪親躬弔之視其所爲其親治

具察其色若戚乎爲之興咨移時留未能輒來必有所出以貸于赫不
能爲其親喪者曰吾何忍于乃心獨廢物乎嘗以晴日合羣童孺令肆
昏若冠儀不中者撻夜一鼓猶在塾坐未入内也忽起行舍若夜二鼓
舍有燃燭書聲聞令開門道李師來出其人誰勞苦之遇有可語止與
語隨所披卷爲之剖釋禮仲春秋上丁祭報先師孔子罷昏鐘已徹衣
冠危坐當是時諸生無敢不衣巾即所供次凝立俟君過閱所饌視不
中義乎爲易置曰先知享乎就也獻也通也不如是吾黨小子曷通微
衷于明神哉嘗署州務獄有丞死鞫者非其罪也君上其情郡太守得
免死出其人于是謁君出百金狀欲爲君報君諭令去弗受嘉靖丙戌
遷新樂學教諭以是年致仕歸
賀鈞字信夫廬陵人正德丙子鄉舉初爲麗水令改應天教授諸生贄
儀悉卻之有强之受者則曰吾聞諸生中某貧某病其不能婚葬若能
助給之即惠我也他日諸生受助者來謝則大喜以爲古道友誼今乃
復見又嘗自捐俸以賑寒士南宗伯渭厓霍公聞其賢深加敬禮贈以

文

林浩龍溪人由舉人授南海知縣改南雄府學教授起復嘉靖七年補任于衢性嚴敬方正勸學與禮彝所不力復堂齋號舍之法黎明出公座分齋皆誦然後升堂講說已乃退業于號舍每三日課試于堂較第文藝一一中程度髮微不爽尤敦崇德行故士有孝友忠信者必加特獎否則卽文且長弗少假借士之貧者節饋不受且周之于廟祀禮樂制度極爲講明諸生率相勸勉不敢自逸蓋始而疑繼而安久而思之不衰矣大冢宰霍公韜聞其賢特疏薦之陞國子監博士

黃大廉字潔甫福建莆田人嘉靖間進士爲府學教授諸生以贄儀進見盡卻之曰貧士有能贄者必贄而後見適以阻之吾欲與諸生日聚相講受而諸生燕見必令其衣巾不得以褻服見雖久而甚狎經數年如其始見之日也